

# 冬天的春天

程光緒譯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33

王文智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637B

~~043420~~

世界文學叢書之一

# 冬天的春笑

新俄短篇小說集

蔣光慈譯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33

印 翻 許 不 有 所 權 版

慈 光 蔣 者 譯

角 五 洋 大 價 定

版 三 月 十 年 三 三 一 九

## 目 次

- |          |                   |
|----------|-------------------|
| 一. 寨主    | 索 波 里( 1—11)      |
| 二. 冬天的春笑 | 愛 蓮 堡(12—28)      |
| 三. 信     | 謝 芙 林 娜(29—41)    |
| 四. 都霞    | 謝 廖 也 夫(42—57)    |
| 五. 一週間   | 里 別 丁 斯 基(58—73)  |
| 六. 最後的老爺 | 曹 斯 前 珂(74—94)    |
| 七. 獄囚    | 弗 爾 曼 諾 夫(95—112) |
| 八. 技術的語言 | 羅 曼 諾 夫(113—124)  |

# 寨 主

索 波 里

明天，當你看見他的時候，你就明白爲什麼很久很久地人家稱他叫做寨主了。這個名稱的起源還在一九〇八年，他引導一團人跟着自己的時候。其實，在那時，他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兵士，一個摩陀維民地方的木匠而已。……

這是很顯然的，就是在烏拉嶺那地方，空氣和麵包似乎都和別處不一樣。在那裏可以產生這樣的肩頭和這樣的心！你也就可以想到這樣一個人

此页无页码

怎麼能夠忍受九年的苦刑！在苦刑中，他也曾兩次地在森林裏想逃脫，但都沒有成功，反而在囚徒面前受了很大的懲罰。然後，他們就把他弄到阿摩爾去，要他在水裏做工，水總是齊着膝頭。在這時，他看見旁邊死的人並不止一次。當鞭打人的時候，他總是第一個被打的。他因為被打得利害，吞下了瞌睡藥，靠在牆角旁邊，也不說話，經過了兩個星期，他還是安全而不曾死。當他站起身時。他又和從前一樣地執傲了！他的意志還是不屈伏的！一切的人們都灣了腰，祇是他一個人不肯告饒。這樣，他和管理苦工的長官，便成為兩種力量了。這長官壓迫他，打他，他總是不屈服。他是一個人很孤獨的，很執傲的，向着死的路上走。在囚徒之中，他也是免不了死的一個；直到二月革命起來，纔把他從牢獄裏的絞刑架上救了出來。這一種紅的旗幟在赤塔和他相遇着，於是他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送給紅色的旗幟了，他常常地總是沉默，然而他總是常常地在前面。對於語言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地位讓給了別人；但是在工作的一方面，他自己却要求很危

險的位置。我時常覺着這麼一個人不會哭也不會笑。我時常地留心觀察他，但是我的很舊的心的裏面的舊的感覺還沒有脫掉，我總是驚異：怎麼？他也沒有眼淚也沒有笑聲？一個赤裸裸的思想能夠貫注在他那種有力量的心房裏面？……我們在一起有許多月，然後就離散了。我不曉得他有親近的人沒有，他的父母活着沒有，我也不知道；然在別一方面，若是他在我面前說一聲我的母親，那麼我就要跳將起來了。我對於這種人的觀念不同，「媽媽」這個字似乎不和他們聯在一起，這些人應該這樣地回答：我沒有母親，我是別一個老女人生的。誰個把他在這黑暗的森林之中生出來的呢？他不知是什麼時候從那裏走出來的。

八個月之久，我簡直沒有聽他笑過一次，至於眼淚，那是不用說了。地球也哭過，鄉村城市也流過眼淚，然而他沒有哭。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他不是個殘忍的人。那時所有的人的心也都硬起來了，像被兵士所忘了的麵包殼一樣。一切人們都學會了殺人，閉着嘴唇很快地像射箭一樣地殺着。



.....

他是一個捲髮的人，比別人高兩個頭，胸部很寬闊，當他不說話時，很像繪畫中的野外的英雄。尤其特別的，他依照自己的辦法，在他的眼裏好像沒有殘酷，好像殘酷的東西不會到他的眼裏來。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很小的鄉村之間搜捕白黨，他在一個有金黃髮的女孩的屍骸旁邊竟停住了，這女孩是被逃了的民團強姦死的。這女孩躺在井邊，他身上穿的衣服已經襤了，在她的赤裸的肚皮上伏着一些金黃色的蒼蠅。他站了一下，然後慢慢地從自己身上把外套脫了下來，把那姑娘蓋了，把她送到附近的村莊裏去。他的面孔這時變為灰白了，他成了這樣的一個人，這是我第一次覺到人的面孔會變成那樣。

幾點鐘以後，在他的面前鎗斃了兩個叛兵，而他連身子都不轉一回，頭也不扭一回，雖然他們中有一個還亂滾亂叫了一些時。

當我們佔據了B城以後，我們的寨主便被派為革命非常委員會的主席。他很緘默地接受了命

命。他從來是緘默的；他也不說什麼閒話，從那種很溼的田野的露宿地方搬到沒收的裝璜富麗的很貴族的房子的辦公室裏去了。

這一種死亡消滅了很多的人，在這一種血的場所很多人倒下去了，如同那麥穗子在大風雨裏倒下去一樣。他似乎在生與死的兩個線之間走着路，他挺直了走，不彎腰，也不回看。

他接事不久，從中央來了一個新的同志，是派來在革命非常委員會做工的，名子叫娜達莎，她是一個不會出嫁的二十五歲的姑娘。

這位姑娘很瘦，很脆弱，好像是不久於人世的一樣。然而她同時表現得比別人更精神些，更能吃苦些，身體更強健些。當搜捕卜拉賀綿克爾團長及其黨羽的時候，娜達莎差不多兩星期沒有睡覺，沒有躺了下來，種種的陰謀都被她破敗了。

這一位姑娘，在革命非常委員會主席面前很是渺小。祇要她微笑一笑，我們中每一個人就不自主起來；但這不是贊成她，恭敬她，也不是和男子熱愛女子時的迷戀一樣。

她的微笑是很突然的，突然地笑，又突然地收斂起來；這在事實上是沒有解釋，想像和猜想的可能的……

有一次我就明白了……就是我們的寨主被愛情所疲倦了，他把一切的自己所未消耗的愛情，一切自己所隱藏的人類對於幸福的渴望，他都放到這位姑娘的嘴唇上去了。

我把眼一閉，就看見他們倆共同地在努力工作。當他們倆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會擁抱起來的。

我把眼一閉，我就聽見寨主怎樣地唱歌。

我和他很親近地在一起將近一年，我們一同跑過，一同向敵人進攻過，一同看見很多的死亡，然而從不知他能唱歌，唱俄羅斯奴隸們所愛唱的自由歌。

於是，她在第五天時，她就強逼他唱。

於是，我就聽見這姑娘怎樣的請求，她的情狀很懶散，語尾拖得很長：

——我躺一躺，我要休息一忽兒，你唱一唱我

所愛聽的歌罷。

她所心愛的歌是什麼呢？關於斯金克拉金的，關於波斯公主的，關於寨主的一些歌。

我不想再回憶了，然而我聽見她怎樣地向寨主說。她抱着寨主，把自己的頭靠近他，她向寨主很獻媚的：

——你是我的寨主——你是我的，我的！你是有力量的，有力量的。我是你的公主，你的很小的波斯公主，我整個地在你的有力量的手裏。但是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拋棄我，你也不甩掉我。你愛我麼？你愛我麼？

這些事全發生在晚上，一到白天，他們就和同志對同志一樣，說話是很乾燥無味的。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們把他做模範罷，你們看這真是一個工作者；有了這種人，革命纔可以勝利！

於是她微笑，微笑着說：

——我是很幸福的，就是能和他在一起工作。我本來很想忘掉，然而在我的耳朵裏，那一切

他們在夜裏，在晚上，在小船上的一種舉動的聲音我總是忘記不了。這位姑娘她很歡喜在黑色的河流裏划船，有時她跳到水裏，寨主總把她摟在手裏頭。祇要夜晚沒有緊要事的時候，她就把他拉到船上去了。這姑娘常在船上向寨主說：

——你是比一切都有力量些，我愛你的捲髮，我愛你這種灰色的眼睛，你眼發光罷，我的心愛的，我似乎很害怕的，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你真是舊詩歌裏的英雄！在你的胸前躺着，該多麼甜蜜？和你一塊兒遊河，該多麼的有趣！我愛你的手，一切在你的面前就同麻雀一樣。

在五月底，在右岸一方面白黨活動起來，他們如火一樣地閃動起來。五月二十六，他們把B城佔領了。二十九號，我們的人又把城池奪回來。他們沒有來得及跑，於是我們在得着其他東西外，把他們偵探的文件全都得着了。

五月三十日，我們的寨主被召到電報室去，這時已經晚了，娜達莎正在底下一層樓審問被捕的人。寨主一個人就到接電室裏去了。他很簡單地很

快地用鉛筆敲着，他的頭漸漸地低到很白的很可怕的紙條上面去：

『照着所得到的證據看來，這是沒有可疑的，娜達莎是奸細。她的本名是摩木芙林公主，與李別司將軍有關係。拿達莎向李別司所報告的東西，組織的計劃，我們全都得到了。……』

寨主把那紙條撕斷了。

他很平常地回到自己辦公室，僅僅地一剎那間把頭躺在棹上。他還沒有喊人的時候，娜達莎已經進來了，

於是他首先向娜達莎提議，在同志們沒有來齊的時候，到河裏去划船。或半點鐘，或二十分鐘。他僅僅說自己頭很痛。從革命非常委員會到河岸差不多一百多步的光景，娜達莎也就微笑了百餘次。

像平時一樣，船划到河中，娜達莎就把頭放在寨主的膝上。這是不是因為他們出來不按時呢？是不是娜達莎在審問時疲倦了呢？她伏在寨主的膝

上沒有說話。

然而，娜達莎把眼睛睜開了。

就在這時，寨主輕輕地向娜達莎喊着說：

——公主呵！

她微笑起來了！

——公主摩木芙林呵！

於是她就「啊」了一聲，於是，就用手推開他向船底爬。寨主把她的嘴用鐵一般的手掩將起來，把她舉得很高，把她的嘴愈掩愈緊，用力量把她從自己身上甩到水裏去了。

他接着兩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也沒有問他。但我猜想河會說話，而不說話的人是會聽的。——

當寨主出現的一天，就來了中央特派員，把他帶到莫斯科去了。

後來，經過六個月，我們在南方戰綫上又遇着了。我帶領了一團人，他就是這一千幾百個紅兵當中的一個。他總是避我，但有一次我却恰好遇着他，他無法避開了。於是，我就見到他那雙灰色的

---

眼睛已不像從前了……



# 冬天的春笑

——『冉娜的愛』之第二章——

愛 蓮 堡

冉娜走出加蘭廷的郊外很遠了。週圍僅僅是傾斜的，赭色的山丘，下面是海。冉娜快樂起來了：在此應當是日歷上的冬季的一天，發生了非常的，重要的變化，這種變化未爲新聞紙所揭示出來，更不能對於她的那位十分注意世界大事的父親，有什麼鼓動。昨天晚上還是冬天，冉娜幾幾乎爲這個冬天把精神困憊住了，時常因之流淚。昨天的一個整天，冉娜總都是憂鬱着，而幻想着——一樁事情：生

在火爐蓋子裏邊，那時就不愁什麼冷了。而今天的早晨，却從海邊吹來了暖風。冉娜家裏的男僕，可笑的短鼻子的萬涅，將一切窗戶都開開，他就同獵犬一樣，嗅一嗅窗外的空氣，又如雪鳥一樣，呼哨了幾下。別要看這被圍困的克里姆地方，在冬天有許多的缺乏與災禍，但是加蘭廷這一村鎮的居民們，將一切鍋桶碗筷拿到院子外邊，大煮其豆食之類。他們一邊哼着像很快活的調子，一邊又轉動着，爲着要使太陽的光一絲兒都不落空。就是海罷，牠也似乎很快地改換了衣襟了：由一個悲劇者的蒼老慘淡的服色，而改換爲一個可愛的小姑娘的綠衣了。冉娜沿着泥滑的道路行走着，歪跛於小的泥濘之中，一方面愉快着，一方面又猜不透這不合時季的春意。

冉娜還有快樂的事情，那就是她的爸爸今天早上展開黃報紙向她說道，『呵，現在總算是完結了，我們從此地也快要溜之大吉了』。這個意思就是說，快要到巴黎去了。那裏也是很暖和的。那裏永遠是很暖和的。在那裏將完結這一場惡夢，這所

謂可怕的『俄羅斯』。這一場延長的惡夢，牠困憊了冉娜，算起來已是六年了。就是現在她還是怕牠，就爲那遼遠的二月一天的早晨：那時她是十三歲的小姑娘，手中拿着她的女友在離別時所贈與她的花束，走向布列斯特車站前的平場，見着了雪，農婦的羊皮袍，裹着頭巾的崗警，這崗警正向已經凍僵的車夫亂叫……見着了這些東西，她不禁哭起來了，雖然她的爸爸也會勸止她，輕輕地向她說道，『這沒有什麼緊要呵……這個是富足的，很富足的國度呵！』但冉娜終是哭起來了。

冉娜懼怕俄羅斯。在她的想像中，俄羅斯混合了一切壞的東西：野蠻的氣候與地理教科書上所說的並無二致；討厭的，不可征服的字母的發音，如 Sch……豬獾的毛皮；在跳舞時沉迷於燒酒之中的吊膀子的先生們；用帶着狗皮手套的手指拭自己酒糟鼻子的將軍；小麵包；飲茶的數量怕人……還有難聽的如馬吼狗叫的歌聲。在一九一七年以前，還可避免這些聞見的東西。那時會有過玫瑰色的小房，在那裏露俄的書會同冉娜一塊兒生活

過，窗邊的花瓶裏不斷地插着鮮豔的玫瑰……實實在在地說起來，那時在這一間小房子裏，曾經論到可愛的法蘭西，並不亞於囂俄本身所說的一切；也曾有過很精緻的飯廳，在那裏爸爸每天晚上一方面用波爾杜紅酒滋潤他的口味，一方面很平靜地讀評論報『Journal des débats』各種大致相同的論文……後來呢？後來發生了什麼很奇怪的，各人所稱謂不同的變故。冉娜對於這種變故，有自己的特殊的領會；她似乎覺得俄羅斯一下子陡然長大起來了，牠將玫瑰色的小房間，爸爸愛讀的『評論報』，以及送過她的玫瑰花的一些漂亮的青年人，都統統地吞食了。冉娜什麼東西也不會明白。人們曾說道，『革命』，但是冉娜在學校裏曾讀過法國的歷史，革命對於冉娜，似乎是很有趣味而動人的東西：興奮的演說，馬賽人的歌曲，慶祝會，或者哪一個勇敢的執旗者，因為反對與統治階級合作的行動，而致於英烈地壯死。但是，難道說一些帶着野蠻的皮帽子的人們，跑進到冉娜的家裏，爲着要搜求，要吹烟，要薰黑了冉娜的玫瑰色的小房間，要打

破衣櫥，或者要瞞看一下小孩子的日記簿，這是革命麼？難道說一些在巷中的戰慄的站崗女人，難道說拿着一張食糧票站着隊，忍着冷，爲着要領取幾塊白糖，難道說這一切有點相像囂俄的詩，或是有點相像路弗中所陳列着的表現革命的畫片嗎？

很友愛地向着太陽微笑了一笑，冉娜拋却關於最後的，尤其是艱難的一年的回憶：逃跑，在農車上伏在麥草中的一夜，隱藏在一個小村莊的六日，不幸遇着了一些什麼高加索的土人，爲着一個小玩意兒，就想將爸爸殺死……諾斯托夫地方的磨坊，車站內的染病，從頭又是奔跑，貨船，淹沒的人們，風浪，……到了最後，這些無聊的，嚴厲的在費沃朵西地方的幾個星期，天天只聽着哥恰克人與北風的叫吼。這都是一些經過的事情。但是頂好還是想道，這一些事情沒有經過。頂好還是想道，冉娜已經在法蘭西了，這今天的溫和的天氣並不是什麼奇怪，而是最合乎規律的春天。就快要去巴黎了！冉娜如小孩子似地笑出聲音來了。

——在這種很倒霉的時候，而能與你這樣的

美麗女子相遇着了，真是很快暢的事情呵！

在冉娜身邊忽然現出來一個帶着羊皮帽子的，金黃色頭髮的胖軍官。冉娜驚恐地喊叫了一聲，就很快地走開了。但是一隻很重的，毛茸茸的大爪已經把她的肩頭按住了。冉娜覺着酒氣薰人，令人欲嘔。

——放開我吧！你怎敢這樣妄爲呢！我是一個外國女子！法蘭西女子！

——呵，這就更妙了！你連想像都想像不到，我是怎麼樣討厭俄國的女人！而一個法國女人，呵，這簡直是時髦貨，這簡直是媚人的尤物……

冉娜推開了這位渾蛋先生，但是因爲用力太過了，穿身跌在汙泥的地上。就在這一瞬間，冉娜又聽見了另外的一個人的聲音。

——請問你這一位軍官老爺，到底因爲什麼事情？請你告訴我！

有一個人很小心地把她扶起身來。在她的身前，站立着一個軍官，微笑着。但是這個軍官不是侮辱她的狂徒。這一切動作的發生似乎如影戲一

樣地快，冉娜在驚駭之餘，忘却了向這位恩人道謝，而却先拍打被泥所沾污的衣裳。這一位不相識的人幫助了她，似乎是很簡單，很平常的樣子，就同他倆已經很久的時候就是朋友，在一塊時常地逛過。最後，他不能再忍而微笑起來了。

——您不認識我嗎，冉娜？

——安得來？

倘若安得來在這一分鐘之前，已經很歡喜了這一次偶然的遇會，那麼現在他的歡喜更要增加了：在冉娜的臉上，他很容易看出，除了驚駭和承認的神情，還似覺有點別的東西——也許是溫柔而親密的神情？這個是說，真的她還沒有完全忘却了他？

五年以前，在革命——這個討厭的革命，牠似乎故意地發生出來，將冉娜最好的年頭奪去了。——前的一個最後的夏季，在莫斯科城外一所避暑的村內，冉娜認識了一個年青的大學生。他也愛晒日光，也愛囂俄詩中的嚮亮的『RRR』，以及紅艷的玫瑰花。不過也許他說說罷了，在實際上是因為

他很含混地，還不十分大確定地，已經愛上了這個南方的，含羞帶怕的外國女郎。這一切都是很久的事了。倘若想一想——在別一種生活裏，在第二年夏天大變動之前，那時似乎有一次他倆並排行走，在黃昏的時候，沿過避暑莊的花園，被銀色的月光所籠罩着，又充滿了繡球花的香氣，他吻了她的頤龐。也許這一件事情並沒曾經過。也許他想吻她，然而當他低下頭的時候，却說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關於棒球的話。他倆都不知道有沒有過這件事情。他倆普通總很少想到愛情的身上。愛情進入他們的生活裏同着心愛的小書，棒球與繡球花一道。那時他倆還是小孩子。

後來冉娜有時想起一個寬大而微笑的面龐，在這個面龐上閃灼着兩個愁鬱的灰色的眼睛。過去的回憶使冉娜陷於悲哀的境地，尤其使冉娜悲哀的，是回憶那些鄉莊的受窘，車站內的夜宿……由這些回憶更使得冉娜悲哀無已：安得來也同其他送過玫瑰給她的青年人一樣，消逝了！消逝了！這就是說，這個惡魔的革命連安得來也吞食了。



他倆相互地握着手。他倆相互地微笑着。他倆說不出什麼話來。這一種沉默是很大的，很完全的沉默，冉娜不禁怕起來了。微笑還未從她的唇邊逝去，而她的眼睛困憊了，一顆心跳動了，不禁覺得侷促難過起來。這時她似乎要救一救危境也似的，便先開口說道：

——您在此地？很久了？您是軍官？

——不，冉娜，我不是軍官。

也許不應當這樣說。安得來本來是會做一個很謹慎的人。但在人類的行爲上，有許多事情是不能完全了解的。一看見了冉娜，他似乎即時就變成了一個小孩子，是的，他變成了有一個什麼時候想吻一吻黑髮的女郎而竟不能夠的一個小孩子。他決定將一切事情都完完全全地告訴她。他僅只記住一件事情我遇着她了。

——我簡直不明白您，安得來。我現在簡直一點兒也不明白俄羅斯的事情。您不是軍官嗎？爲什麼您穿着軍裝？

——我在此地，爲着要預備暴動呢。若別列可

浦一被佔領的時候，我們就動起手來。您難道統統都不懂得嗎？我是……

於是安得來很平靜地，很了然地，說出來那麼一個名詞，這個名詞是冉娜所慣引以為討厭的和污辱的東西。似乎在諾斯托夫地方，冉娜的爸爸有一天知道了，在水溝中尋出來了一個頭被擊傷的，十四歲的女孩子的屍身，曾說道：『這毫無疑惑地是波爾雪委克幹的事。』冉娜當時就信以為真了。一切爸爸的朋友也是這樣重複地說道：『強盜！刺客！』現在安得來居然把這個可怕的名詞放到自己的身上。逃跑吧？還是喊救命？還是沒有法子只得哭將起來？

可憐的冉娜！從為着幸福的孩子們而設立的『金色的圖書館』內出來的，小小的法國女郎，不幸落到這個野蠻的國度裏！她無所措手足地，很哀求地瞞看着安得來。

——自然我是波爾雪委克呀！難道說我能够不同他們一塊嗎？

安得來於是很誠實地，很美好地微笑了一笑。

在這個微笑裏，充滿了歡快，由於他正在預備暴動，由於他遇着了一個可愛的姑娘，或者也許再由於日光是這般地溫和，冬天也會有了春笑。

這一種微笑可是把冉娜救出困境了，——微笑喚醒了冉娜：呵，這是安得來呵！難道說兇惡的人們能夠這樣微笑嗎？原來暴動也是很好的事情！他原來是對的！於是冉娜，雖然是稍慢一點，以平靜的，充滿了溫情的微笑以報答安得來的微笑。而且聽了他的話之後，這時他對於她似乎更親近些：現在冉娜隱隱地將自己獻於安得來之祕密的信仰了。對於冉娜，這一種情狀是在迴避成人的孩子式的遊戲與正在她的面前放開的可怕的命運之間。

他向她敘述得很久，怎樣在舉叛與白黨打仗，怎樣幫助青黨得到武器……這一切祕密的工作是如何地有趣，如何地美妙！這在勝利與死亡之間，明天也許在牢獄的巷口內被吊死，但是也許紅軍的騎兵會將別列可浦的土壤佔領。總而言之，這是多麼地美妙而有趣呵！

什麼『紅黨』，『白黨』，『青黨』——冉娜曾聽見

過這許多名詞。說一句實在話，她實在不大了解這些是什麼玩意。但是，冉娜雖然不了解這些，可是隨着每一句話，她增加了對於安得來的信心。『預備暴動』——這大約是好事情，這大約就同溫暖的和風一樣，在一夜之中改變了這個可怕的城市。呵，這費沃朶西亞原是很奇特的地方；這白的房屋和塔沿，這美麗的海面！很奇怪，冉娜從前從未覺察到這個……革命這並不僅僅是搜查與食糧票子。這個很顯然地，還是一些很多的別的什麼東西。這個大約就是安得來，否則，安得來不會爲着牠而預備死，平常爲着一塊白糖，總沒有人死過呵。原來這個就同她在學校裏所讀過的差不多，原來這就是爲囂俄所歌誦的東西。但是不要，他不要死了呵！他應當活着！冉娜還可以再看見着他麼？

已經是夜晚了。在下面已閃動着火光了。誰個拉着手琴將天空中充滿了婦人的哀怨。陡然聽着幾下槍聲……

——也許是在放哨吧……已經在射擊呢……他也是可以被鎗斃的呵！就同異方僧的種子

一樣，冉娜隨着每分鐘而長大起來。第一次婦人的恐怖在她的童心上經過了。

——呵，我很高興我們能夠遇着了，但是我們能不能再有見面的機會呢，我還不曉得……

也就同在嚴冬忽出現了春天一樣，在這一天又發生了第二個偶然的神秘的變故。她自己不明白她說些什麼，從什麼地方她尋得了這些話來：

——我似覺我不能將你丟開，安得來……

說完了話，她又不禁驚怕起來了，而安得來依舊是微笑着，不過僅僅在他的眼睛內，似乎更顯現些悲哀罷了。霎時間又聽見了許多鎗聲，安得來不高興地只得諦聽着。在夜裏他應當到阿屠那去。他沒有回答冉娜什麼話，兩人沉默下來了。

火光越閃越近了，人羣看得很清楚了。這已經是城角了。

——我不能再同你走了。——安得來說。

安得來說完了話，將她的冠握着，這時他的神情是那樣地親密，這也許是一種痛苦的，不可挽回的別離之一種預感。他吻了一吻冉娜的手背。

沿着人聲噪雜的意大利街，冉娜很快地走回家來。她感覺到了：應好好地想想，應好好地辨明，到底她今天遇着了什麼變故，但是這一分鐘總是拖延着下去。忽然間，在亂雜的咖啡館的旁邊，在人衆擁擠，小孩子叫賣香烟糖果的聲中，她停住了脚步。誰個也沒叫喚她，她是還可以向前走她的路的。她所以忽然停住脚的，是由於並未經過長時間的考慮，忽然而來的很簡單的思想：喂，這是愛情呵！賣香煙的人還是繼續叫喊着。有一個希臘人很注意地瞟看了冉娜一下，並向她說了些什麼，但是冉娜沒有聽見。她只微笑地站立着。

然而這種平靜延長得並不久。別的煩雜的思想，就同在重要的事故發生之後，又湧現出來了。愛情？這個意思是說他應當進入她的生活裏？他要進入新的玫瑰色的房間內，與冉娜長久地，永遠地生活在一塊兒？這個可愛的，然而又是陌生的，可怕的人，他有什麼『青黨』『紅黨』……應當成爲她的如爸爸一樣的親密的，不，更比爸爸要親密的人？冉娜覺着有點不安起來。在腦際裏忽然湧出了

一個字，這個字對於她是這樣地新穎，然而又是這樣地生硬，可是對於一切在海邊上遊玩的人們，又是這樣地平常：『丈夫』！這豈不是說安得來可以做她的丈夫麼？

冉娜是這樣地想着。她不能不做如是想。她的死去的媽媽是這樣教她的。那是很久了，在一座盧艾河岸上的小房子內，媽媽撫着冉娜的還未能梳成辮結的頭髮，向冉娜說道：『呵，你慢慢長大，長大後就嫁人呵！』……在學校裏上討厭的手工課的時候，先生們也是這樣地說道：『倘若你學不會呵，那你將不能成爲一個賢妻呵！』……[她的黃封面的小書也是這樣地告訴她：愛情——接吻——未婚夫——幸福。

冉娜的世界是很狹小的。在她的世界裏將找不出山的位置來。可是也就因此，她的梳粧臺上的小玩具或是用以下『愛不愛』的蒲公英花片，就似乎是很大的東西了。自然是可以問卜的，但是也只有有在愛情未到之前，等到愛情真正地到了，那還問牠什麼蒲公英呢？

安得來闖進了這個寂靜的世界，他似乎破壞了什麼，他是很巨大的，可怕的，他穿着長統皮靴就同可怕的俄羅斯一樣，然而他又是可愛的，完全還是一個小孩子，安得來！……

是的，冉娜想他做她的丈夫！但是爸爸呢？呵，爸爸完全是別一種人，他倆無論如何是不能住在一塊的。爸爸，手不離開『評論報』的的和善的爸爸——把他放到什麼地方去呢？於是一分鐘以前充滿了幸福的冉娜，現在不禁頭旋起來了，一切東西——屋宇，浴室，玩具……也都旋轉起來了，形成了一陣旋轉的綠烟。冉娜現在為苦痛所搖擺得欲倒了。但是爸爸怎麼辦呢？魯艾列特——冉娜的故鄉，在那裏人們飲紅椒酒，在那裏人們做 Trick-Track 的遊戲，在那裏，倘若黃色封面的書不騙人的話，人們是很活潑，很平靜，很簡單地相愛：一接吻了，這就表示丈夫與平安的意思。安得來？……雖然冉娜沒有笑出聲來，然已經是微笑了，當她想像安得來拍着拍子玩 Trick-Track 的樣子。喂，好無聊的成見！什麼『紅黨』，『青黨』，『白



黨』！但是安得來將沒有安靜的時候！冉娜明白了這個，但是冉娜也不想要什麼安靜！喂，爸爸怎麼好呢？……而不要爸爸是不可以的。

冉娜是這樣地想着。冉娜已經站在自家屋宇沿階下的石像的前面。冉娜已經將手放在用爲做響鈴的蛇美人的頭上。在這時又聽見了一聲枯寂的鈴聲。『放哨！』冉娜想起安得來是如何熱烈地與她辭別的光景了。不，僅僅只要一件東西——他不致於死！我已經將老實話告訴他了。現在他大約是知道了：我無論如何不能沒有他呵！但是爸爸呢？爸爸在她的身上沒有了。她試幾試想將爸爸復現起來，但是終於不能夠。僅僅只要不想安得來殺死！而其餘的東西不十分重要，而且是沒有的，

這是怎樣的愛情！於是冉娜在這種高大的思想之中，伸手按響了門鈴。蛇美人的頭動搖了。倘若他能將一切冉娜的驚顫都轉達了，那末，這一次鈴聲將不是一個很平常的，而是一聲很令人震動的大鐘的聲音。

# 信

謝芙林娜女士

母親在夢中已經過了半夜了。在炕上她夢囈中已經禱告了八次，她深長地嘆着氣，便又重新睡着了。在第九次的時候，她醒來了，睜眼一看，謝門嘉還在燈下伏着桌子坐着。他的床舖照着白天一樣沒有變動。至於弗羅西嘉的床舖呢，眼見得上面也是空空如也。她不禁喃喃地自語起來了。

——你看，上帝以這些無法無天的孩子們來懲罰我！他們是這樣地不孝順！一個女孩兒家在別

人的磨坊裏被僱着做工，好像她在那裏不是推磨；而在義父家裏吃着宴席也似的。向自家的茅屋溜了一眼，便又繞了一下裙邊，走到外邊去了。簡直沒有腦筋，不曉得諸事從新做起，是不好的事情。菲蘿西嘉跑去唱歌，遊戲，到了這樣的辰光還不回來。女孩兒家的青春是不久的，只要一嫁人，便會很快地衰老下來。她絕對不想到這一層。爲母親的對於孩子們的担心，弄得晝夜不安，而她們對於自己都不知道一點兒憂愁。女兒，一歇了工，便休息都不休息一下，如野馬無疆地到處亂跑起來，而謝門嘉更是糟糕已極。一天到晚粘到了書本子上，寫什麼鬼字；就同他由此可以得到薪水也似的。唉，我的上帝呵！

老太婆生起氣來了。她將腿曲一曲，在炕上坐了起來。

——謝門嘉，你是怎麼一回事，難道說完全瘋了嗎？你已經聰明過度了，想將爲母親的完全葬送嗎？

謝門嘉抬起了頭髮蓬亂的頭，他的無鬚的面

孔，由於很艱苦的思想，形呈得老相了。宛如毫不聽見母親發起火來了的樣子。很平靜地問道：

——媽媽，你是怎麼一回事，啊？睡覺罷，我在此地少少地寫一寫字呢。

——真是一個很好的書家！你亂七八糟地到底寫一些什麼呢？煤油不要錢買嗎？整夜地點着，燈，耗費了多少煤油，你連想都不想一下。你寫來寫去，眼見得你越寫越愚蠢，而不是越寫越聰明。我們的家畜統共只是一隻牝牛，而並且從牠的身上一點兒利錢都得不到！一切牛奶只是送到尤拉克維奇的消費合作社去，都用到買煤油的身上，而並且你的什麼紙張哪，墨水……唉，真是！人們爲着我的兒子，爲着什麼書家，嘲笑我這種大的年紀。司徒金柴夫雖然有很多的財產，可是他還不買煤油呢。而我們惹笑了全村：牧牛兒的母親買煤油呢。如果我站在他們的位置上，我當然也要在旁邊笑得牙痛呵，既然我自己是這樣，是牧牛兒的母親，還有什麼笑頭呢？我從店舖裏拿着煤油走出來，我的一顆心簡直跳得要死起來，我也不知道我

是爲何地氣惱。而你總是點着燈……

她忽然哽咽起來了。眼睛滾滾地流着淚水，兩唇只是顫動着。謝門嘉看見母親的情狀，不禁憐憫的心情將氣憤壓抑下去了。他不作一點兒聲響。他沉默地坐着，自己在心內打算一切，而不與他的母親爭論。僅僅雙眉蹙將起來，於是他的無鬚的面孔要顯著老相了十年。他總是這樣。也不怨罵，也不告饒，總是在自己的心裏打算着一切，不則聲不則氣地。似乎他不是十七歲的孩子，而是四十歲的老人。他自己對於自己是勸告者，又是回答者。老太婆連菲蘿西嘉也忘記了。僅僅爲着兒子輕輕地在哭泣着。

——一個很有知識的，可是沒有福氣。一個可憐的牧牛兒！你看了別人，那些什麼黨人，他們過着很好的日子。離我們六里之遙，那裏他們有七個人，他們的日子該過得多麼好呵。而這個可憐的牧牛兒孤單地在全村中走着，比誰個都窮苦些。他徒步幾乎天天到他們那兒去，說着他們的話，說些什麼共產主義的事情。好像赴宴會的樣子。可是一點

兒利錢都得不到。自家連一匹馬都買不起。麥草不得已用牛駝着。

老太婆想起來了牛駝麥草的情景，蹙着眉的兒子在牛旁邊並排地走着，引起了全村的嘲笑，——更哭得悲哀起來了。在淚水中她慢慢地睡去。當弗羅西嘉走進茅屋的時候，沒有受着老太婆的罵。謝門嘉伏着桌子坐到天亮。昨天的事情太使他懊喪了。是在昨天日中的時候：村中來了一輛汽車。禮拜天，人們都自由着。從各院中都很活躍地跑到消費合作社的門前。汽車是在那裏停住的。孩子們都擠到汽車的旁邊。就是司徒金柴夫的家裏，他們本來在節日也是要工作着的，今天的磨坊也不做聲響了。在秋天的，固結的，還未被泥滯弄贖了的地上，響着雜踏地跑着的腳步聲。人們都聚集在汽車的旁邊，等待着，希望着什麼。汽車裏坐着三個衣服穿得很好的人。從城中來的。謝門嘉擠到前面來了。鄉村在大路的旁邊。郵政局三十里路以外才有。有知識的人們很少到這裏來。因此謝門嘉也就想很詳細地向這些來人們問一些事情。而帶着

灰色便帽子的，那個像來者之中的一個頭腦的人，打斷了他的話頭：

——我們沒有闕空。請你們告訴我，到巴都林工廠的路在什麼地方呢？

這就是整個的談話。巴都林工廠離此鄉村有二百路。當然不能跟着他們跑去呵。謝門嘉可以到六里遠的地方去拿報紙，可以整夜地讀着書。但是不能跟着汽車跑。他們不願意和他談話。他還想試一試來問他們。

——我想徵求你們的意見。在自己村中的支部裏，我們不能將事情大分析得清楚。我在此地僅僅只是一個人呵。

那位頭腦又打斷了他的話頭：

——同志，我們沒有時間，我們要趕路。你可以寫信給縣執行委員會，或者寫給省執行委員會也可以。他們自然會向你們解釋的。再會罷，同志們！謝了你們。

汽車響動起來了。跟着汽車的後邊，腿快的孩子們成羣的趕着跑。汽車影子終於不見了。現在還

可以再等一年，再等什麼時候一個有知識的人來到鄉裏。鄉中的社會拒絕了學校。什麼教師，什麼人都沒有。他只得懷着滿腔悲苦的心情，走到六里路遠的支部裏去談話。但是同志舍列布楚夫的面孔上，佈滿了新的被指甲抓傷了的痕跡。原來他的老婆打了他一頓。他當然沒有什麼心情和謝門嘉說話了。他僅僅苦訴着說道：

——你又有什麼辦法呢？！從區鎮那裏派來了一個女人，想把鄉村中的女人們組織起來。他們喊了我去。而我的老婆却不允許我到女人們的會場上去。又加之她看見了派來的那個女人並不十分老，而且捲着髮……這樣你看，更糟糕了。女人簡直要破壞一切的宣傳，唉，讓虎列拉把她拖去罷！你看她把我抓得這個樣子。打她呢我又有點害怕。在黨網上這是不可以的。是的，我自己很承認，我對於女人的叫喚是不大能下得手的。什麼都可以，只要她不亂叫。現在我羞於出門去，腦子也想不出來什麼好的事情。明天，或者後天，我同老婆講和了之後你才來罷。



謝門嘉疲倦地，沮喪地，轉回家來，今天一整天落到沉思的海裏。腦筋忽然想起寫信的事來。在信中可以述說一切。謝門嘉實在起了寫信的興致。他讀了很多的書。積蓄了很多的字句，想將牠們說將出來。他爲着自己寫了很多。並且寫了些小詩呢。當他做學生的時候，他看見教師是如何巧妙地歌誦這些詩句給學生們聽。今天他開始寫做了，在窗下坐得很久。他向窗外看看，大地被溶化在死寂的月光裏。他走出院子，呼吸着很冷的空氣，聽見夜深的還未停息的磨坊的響動，及犬的苦愁的嗥吠。他向那入了夢的路上用神地望着，並且望着很久，宛如他等待誰個也似的。後來他呵了一口氣，回到茅屋裏，正經地向桌子坐下了。母親罵了一番之後又睡着了，姊姊也就寢了，而他還沒有把信寫好。他僅寫了一首詩。這一首詩使得他喉嚨發癢，兩腮起了紅雲，呼吸不平勻起來。他的詩使他很中意。如果在城市的時候，那是可以在報紙上發表的。不過他不敢決定將這首詩送去就是了。他用着新的興奮的聲調將這首詩唸了許多次：

唉，那裏，同志們握着政權，  
鄉下人喊着『救命罷！幫助罷！』  
本來我們曾一道兒幻想着幸福，  
可是現在我們看不到一點啥！

他想將這首詩繼續下去。在頭腦裏湧激着熱烈的、艱苦的、煩難的，就如被陽光蒸熱了的石頭一般的思想。但是對於這些思想，他却沒有適當的、令人震動的，如在書中所有的一般的語句。謝門嘉放下這首詩，噓了一口氣，重新向窗外望去，大地依舊躺在死寂的月光裏。這種死寂的月光，月光中昏黑的茅屋的陰影，以及苦愁的犬吠，使得他苦惱起來。他拿起別一張紙頭，也是最後的一張紙頭，開始寫道：

『無產階級謝門加爾普西金寄。貴重的同志們你們好呀！在我的這封信的頭幾行上，貴重的同志們呵，我報告你們關於我自己的恐慌的生活。照着純潔的良心說話，我告訴你們，我的貴重的同志們呵，如果我離開我的居住的地方，我將去爲着保護無產階級而戰，和一切有害的強盜們奮鬥。我將不

憐恤這些混賬東西，以及我自己。我將無論到東西南北四面八方去與敵人打戰。但是在我的現在的情狀之下，我沒有打戰的伙伴，雖然看見有害虫之馬，也是無能為力的。因此，我要保障起來。我只得同我自己為伴，此外我不到什麼人。在我們的鄉村裏所有的黨員不值得下一番計算，每一個嬰孩都可以計算到，因為一個整個的支部就是我孤單的一個人。而當我跑到六里路的一個村莊裏，去找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時候，那裏的支部共有七個人，可是除開了而外，又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蜜海爾雷加切夫的岳父是有錢的，他妨害了他不能自覺起來。還有三個人專幹着燒酒的勾當，沒有燒酒那他們便不能呼吸，若一飲了的時候，那更是糟糕，更是呼吸不出來。他們也把別人帶壞了。至於舍列布楚夫罷，他的老婆是一個少覺悟的女人，完全沒有禮貌地，不問三七二十一，在他的臉上亂抓。她無論怎樣不準他在我們的鄉村裏組織婦女運動，不管死活地打他。她尤其不允許捲髮的女人們來做組織的事情，以為每一個捲髮的女人來到鄉下，都是

來找她的丈夫的，做一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你看，我的貴重的同志們呵，你們自己在我的信裏可以看見我的恐慌的生活。簡直沒辦法，無論什麼經濟的或政治的文化工作都沒有，只有狗整夜地狂吠。在我們的鄉村裏及其附近的地方，青年們對於新生活完全不發生興趣。僅僅有一樁新的現象，就是姑娘們現在更學得會跳舞了。國際歌有時也開始唱一唱，可是起頭還勉強，唱到後來便亂七八糟了。在我們的鄉村裏簡直沒有任何的革命的歡慶。舍列布楚夫的聲腔本來很好，時常想將革命歌教給大家唱，可是因為自己老婆的無知，却不能如意做到。唉，這位先生簡直要在老婆的無知識的包圍中葬送了！窮農，中農，以及一切無產階級，除開我而外，他們不能從任何人那裏得到幫助與勸告。而我又怎麼辦呢？我自己是一個牧牛兒，我擔任不了這些事情，我不能將我的農民的家事拋棄。我怎麼能同你們聯絡起來呢？我請求你們，貴重的同志們，注意到我不願意就這樣白白地利用着黨的權利，而不替黨做一點事情。請你們趕快答覆我

罷。在結尾上我還請求你們一件事，如果誰個從你們那裏坐汽車來，請你們教他在我們的鄉村克雷索夫加停一停，別莫以爲人少，以爲只有我一個黨人，就不來理我了。下邊我告訴你們我的詳細的地址』……

當謝門嘉將信寫完了的時候，東方已微微地發亮，新鮮的，平和的秋天已經露出面目了。後來他將信放在自己的荷包裏整整地過了一個禮拜。他沒有決定將牠寄出去，鄰人葉列麥到有郵局的村鎮裏去賣馬去，謝門嘉順便將信交給他。

——叔父葉列麥，我是沒有錢的。我是聽說不貼郵票的信件，更要靠得住些能夠寄到呢。費你的神，把這封信丟到郵筒裏去罷。

葉列麥毫不言語地拿了信。但是在市場裏混鬧了很久。牲口不大值錢，因爲懊喪的原故，他把信的事情忘記了。當他回轉鄉村的時侯，路上遇見舍列布楚夫。大家抽起煙來，說了一些話。葉列麥想起來了信的事情。

——牧牛兒謝門嘉託我寄信，可是我把信忘

記掉丟呢。但是我從那裏來，你到那裏去，就請你順便帶去罷。放到郵筒裏就得了。他不貼郵票教我把牠寄去……

在路中舍列布楚夫看一看信封，唸一唸地址，奇怪起來，便將信打開看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唾罵了一路。他氣憤起來了：

——你這小東西倒會告密呢。而且連郵票都不貼上。哼，你這渾賬東西！應當好好地教訓一下！

大家把謝門嘉好好地教訓了一番。七個人把他打了一個飽。他盡力地掙扎，幸而沒有被打死。他也並沒感覺得疼痛。不過一顆心為氣憤所籠罩着了。他為着他們着想。而他們却這樣對他……

## 都 霞

謝 廖 也 夫

——爲什麼一切男人們都是這樣地混蛋呢？  
——都霞一面用小鏟慢慢地修自己的玫瑰色的指甲，一面想道，——自己先爬來接吻，然後……然後他們什麼都不管了！

若治昨天答應到戲院裏去，可是當他接飽了吻之後——忽然想起來了一件什麼重要的事件，接着就匆促地走了，就同誰個要向他借錢的樣子。

——下一次無論如何，我是不允許他的！……

——都霞很堅決地這樣決定了。——瓦夫嘉此刻快來了，可是我也不準他……

當瓦夫嘉應當要來的當兒，房中却進來了一個不相識的，帶着破帽子的人；等他向房中環視了以後，他遞給都霞一張紙條，這是要佔領她的房間的公文，都霞姑而沒有明白，繼而當她明白了是一回什麼事的時候，不禁拍起掌來。

——那我將怎樣呢？

不相識的人重新瞭看一下房間，然後望着都霞說道：

——你只得搬到別的什麼地方去呵……你一個人住在此地嗎？

——自然是我一個人呵：

——我需要房間。你在什麼地方都不服務嗎？

——不。

不相識的人聳一聳肩又重新說道：

——我需要房間。我簡直沒有時間再去尋找了，並且這也是沒有益處的事情！全城中連一點兒空隙都沒有。



在都霞眼睛裏閃着淚珠。她的短衫前面的碧綠色的帶子這時凸起來了，並且由於將要發作的悲傷，很滑稽地在跳動着。她很可憐地用眼巡視一下房間，就同要向房內所有的東西辭別也似的，忽然忍不住了，不禁悲傷起來。

不相識的人將破帽子向腦後動一動，很憂悶地摸摸自己的鼻梁的上部：

——這是怎樣地令人不快呵……請你聽一聽罷……——他看一看牆角邊的屏風，然後又望着都霞，——或者你暫且在那牆角邊，用屏風，怎樣地將就一點罷。現在我們想想什麼方法看。

都霞也望一望屏風，然後望一望不相識的人，他的額這時是很愁喪地促着。

——我完全不想把你捧到街上去呵！

都霞揩一揩眼淚，覺察到了凸起的碧綠色的帶子，連忙將牠收藏起來。

——我們來認識一下罷，——不相識的人嘆了一口長氣，——你叫我怎樣稱呼你呢？

——都霞。

略爲想一想，不相識的人問道：

——這個……規規矩矩地怎樣稱呼你呢？

都霞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被人們稱做都霞。倘若遇着在某個個聚會裏，誰個稱呼她娜達利亞，那她將看一看四邊，尋一尋所謂娜達利亞的女子，等到她想起來了原來娜達利亞就是她自己的芳名，不禁要紅起臉來。

現在，都霞始而也沒有明白這個帶着破帽子的，不相識的，生着灰眼珠子的人，到底想向她需要什麼，因之她很長的一瞬間只向他望着，很懷疑地動着自己的點着胭脂的嘴唇。後來她很快地說道：

——娜達利亞。

這幾個字對於她是這樣地奇異，是這樣地生疎。

——呵，娜達利亞！而我的名字是華西禮！

\* \* \* \*

躺在屏風的後邊，都霞向屏風的裂縫偷望着。華西禮在桌子旁邊坐着讀一本厚書。注視着他的

下額凸出着的半面，都霞問道：

——華西禮，幾點鐘了？

——兩點鐘了。

華西禮沒曾加上一句話來；他一面翻着書頁，一面用手捲着頭髮，而都霞却以為當她問了他話之後，他一定要同她說起話來……

從隔壁房間傳來了一種很重的，然而很有秩序的，誰個脚步的聲音。想着別的事情，都霞不自然而然地數着牠們：二，二……二！……她又靜聽着懸在床上邊的，那鐘的計時針所走的很快的，微小的聲音。

——為什麼他不是這樣的人呢？…… ——都霞想着關於華西禮的行動，然而沒有完結自己的意思。她想說一說：『他是不像瓦夫嘉及若治的。』但是她却感覺到他是不能與瓦夫嘉及若治相提並論的。她又數一數腦筋所記得的別的一些相識的人們，遂將目光轉到梳粧台上所陳列着的一些像片，然而她即刻又注視到了華西禮的側面。到第二天早晨，她為汽油爐的聲音所驚醒了。華西禮飲着

黑得如煤炭水一般的茶，一面將一些紙條子看了之後，放到舊的書包裏。

——華西禮，什麼時候了？

——八點半了。

華西禮的話音濃重得像蜜汁一樣。將茶喝完了之後，他把手鎗放到腰袋裏，拿起書包就很匆忙地出去了。當門前的門欄隨着華西禮出去而關閉了之後，向都霞房門伸進來了一個老太婆（她是團長的太太）的如黃鼠狼一般的面孔。

——出去了？——老太婆輕輕地問。

——出去了。

團長太太走進房來，很猜疑地望一望華西禮用以爲床鋪的長木椅。

——他有什麼樣的行李呢？

——書包同那個小箱子！

——在什麼地方吃飯呢？

——而我簡直沒想到這麼一回事，波里梭夫娜，真的，他到底在什麼地方吃飯呢？——都霞很實在地奇怪起來了。

——他們，這一些波爾塞委克，在家裏總是不吃飯的。害怕呵！——團長太太很擔心地噤咕道，——他們害怕有人放上毒藥呵……當他睡覺的時候，連衣服也不脫嗎？

——不，衣服是脫的。

——我不相信！一定是不脫衣服。這些反基督的人們，是永遠不脫衣服的。

黃鼠狼般面孔灰暗起來了；緊一緊枯瘦的兩拳，團長太太看看牆角的神像，噤咕着說道：

——我一定等待着，等得到將他們肋骨敲斷的時候呵！

都霞望一望老太婆，不禁覺着有點可怕起來。她設想華西禮躺在地板上，有誰個來敲斷他的肋骨。她不禁請求地延長着聲音說道：

——不要——這樣——呵！波里梭夫娜，不要——這樣——呵！……

——要這樣！要這樣！一定要這樣！——團長太太擊起自己的拳頭。——你應當小心呵！他不是很簡單地就搬進來了，不是很簡單地！

\* \* \* \*

在梳粧台上面的壁上，是掛着三層的像片。頂上面懸掛着用櫻桃色木框裝着的騎着黑馬的軍官玉照，其下列着些下級軍官的像片；他們的底下是一些戲裝的優伶；其第三層則為一些很不值錢的，穿皮衣的人們的像片。這些梳粧台上面的三層像片，是都霞生活的三個時代。在奢華的晚會和優美的幽會一些歲月之後，到來了可怕的年頭：什麼糖菓店，跳舞場，繁華的街衢……一切都消逝了，僅僅在優伶的身上還留下一點美麗的衣服，亦只有在這一點美麗的衣服上，覺得還溫存着忽然消逝的，美妙的，生活的火光。後來來了一些陌生的人們，他們身上穿着皮衣，腰間掛着手鎗。在遇會的時候，他們並不說向女人獻媚的話：『呵，請寬恕罷！』他們的身上聞着野風與火車頭的氣味。都霞始而懼怕他們，但是……在他們的皮肉中也跳動着粗魯的，或者也許是智慧的人類的心……

——爲什麼你從來不和我談話呢？—— 都霞從梳粧台轉過身來問華西禮。

華西禮剛剛走進來，在桌上收拾東西，從書包裏掏出一些紙片。

聽了都霞向他的問話，他望望都霞，就同他從沒曾看見過她一樣。用手理一理披鬆到面部的頭髮，便微笑着說道：

——我不和你談話嗎？……好，讓我們來談一談話罷！

都霞這時的面孔是莊肅的。

——你知道嗎？請你將茶預備好，而我有許多糖果，——華西禮很高興地說道，——然後……我們坐下好好地談話罷！

從大衣袋裏他掏出一包糖果來散放到桌子上。

——你看看，可不是嗎！……

都霞從未曾像今天這樣很小心翼翼地預備茶過。他將清潔的桌布攤上，並擺上一長腿的玻璃瓶爲放糖果之用。

——完全像真正的排場呢！——華西禮微笑起來，忽然向都霞問道：

——你多大年紀了？

——我的年紀嗎？二十四歲。

華西禮的眉峯很詫異地上豎起來，然而什麼也沒說。走向都霞的梳粧台，他看看那裏掛着的照片：軍官，優伶……

——這都是你的熟人嗎？

都霞很不愉快地想道：『爲什麼他要看呢？爲什麼我沒有把這些照片收藏起來呢？』第一次，就同巨大的兩點一樣，從什麼地方落下來一種關於生活的思想，似乎過去的生活不是這樣過的。都霞用祈禱似的眼光向華西禮望着，似乎向他說：不要呵！不要提起這個呵！

在十一點鐘，華西禮將空的茶杯拿開，又摸起書包來了。在他的放開茶杯的雙手運動上，有兩句未曾說出來的話：

——呵，談了了嗎？現在別要擾亂我呵！

都霞起了一種感覺，就同他的手將她推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似的。這樣好像人們當要工作的時候，將一切廢紙從辦公桌上揀開一樣。從書包將一些紙條取出來之後，華西禮向着什麼微笑了一



下，接着尖起嘴來吹了一聲哨子。在屏風的背後，都霞很久地，帶着憂悶地望着他那聚精會神的面孔。

\* \* \* \*

這樣過了許多日子。

就同黑暗中的小偷一樣，白黨進攻的風聲偷傳了全城。團長太太現在常常到都霞的房間來，不斷地問道：

——還沒有跑嗎？

在那前一夜——當尚未黎明時震動着鎗聲，而到拂曉時，紅軍退出和白黨進城的前一夜，華西禮不見了。

在房間內留下兩本書和他的床鋪。在一本書裏都霞尋出一封未寫完的信。信的起頭：『我的親愛的加特林娜』……

華西禮在這一封信上寫着關於他在這個城中的生活，同志們工作的情形，及其她一切的事情。都霞很饑餓的樣子將每個字都吞下去，而從每一行總是回到信的起頭：『我的親愛的加特林娜』……

…從信中立起來了一個不相識的女人的面貌。華西禮同這個女人說話是抱着對等的態度。他的每一句話都是很簡明而有勇氣的。他並不稱加特林娜什麼『克笛』，『加道克』，『克久莎』……

都霞從躺在枕頭旁邊的信抬起頭來，用尖銳的眼光向什麼地方注視也似的，輕輕地，分開地說道：

——加—特—林—娜……

而自己聽着每一個字的聲音。

『……我同都霞住在一間房子裏，——華西禮在信的末尾寫道，——這是一個穿着短衣的畸形的女人，在三十歲還看着同女孩子一樣，用的是縮小的名字；依我想，這些女人們是一定地有很多的短小的情人；總而言之，這是一一個短小的女人……』

都霞將每一個字母都讀得真切。她牢記着幾個彎曲的字『短小的情人』；她並牢記着每一個標點。把信放在一邊，她將鞋向着長靠椅摔去，只是將頭搖着，就同忽然被鞭打了的馬一樣。

——……畸形的女人……——她想再重讀一遍，但是巨大的字行伸長到杳無涯際，而在信上只一點一點地閃動着不可捉摸的墨點。

就同小狗一樣，都霞很輕地號叫起來，將頭抵到那一封信上。

空空的，長的，奇異的一天充滿了苦痛。時間是不存在了。忍着嗚咽，都霞抬起頭來，苦楚的兩眼看見了立在面前的加特林娜，加特林娜已經讀過這封信了。從讀過了的信，加特林娜在那裏向都霞望着。她望着都霞，就同強健的人望着殘廢的人一樣。唉！白天是太小了，夜裏也是不够，若要放置這一封未寫完的信的短小的五行！

都霞不知道一是早晨，是日中，還是已經天黑了。有人用手粗暴地敲扣房門。

——開門！

這一種扣門聲是很奇怪的，不明了的，而且是很可怕的，當全世界隱藏起來，如同在無底洞的靜寂的時候。

武裝的，猜疑的人們進來了。沒有一件東西不

被他們看到了。黑鬚的軍官，手中持着手槍，很驚奇地向失常的都霞望着。

——你是什麼人？

都霞並不即刻回答他。她記憶起來了什麼，理一理額上的頭髮，說道：

——娜達利亞。

——你一個人住在此地嗎？

——一個人。

——此地曾住過一個波爾雪委克？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呢？

——是的，他在此地住過！——鼠臉的團長太太向前惡狠狠地說道，——你看，這是他的床舖，長靠椅，那個小箱子……

軍官理一理如弓形也似的鬍子，向都霞問道：

——你不知道他偷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都霞望着那華西禮用為床舖的長木靠椅。華西禮當讀書的時候，總是將圓桌子挪到長木靠椅跟前，——都霞在屏風後總是看着他的側面。

伸一伸身子，都霞直向軍官望着，覺得有一種

不相識的，巨大的，新的感覺包圍了她：她似乎忽然長大起來了，變成如那用大的字母所寫着的加特林娜一樣。

——就使我曉得，我也不告訴你呵！——都霞這樣很高聲地回答軍官。

軍官略略將身子彎一下，逼視着都霞說道：

——爲什麼你不告訴？你也是紅黨嗎？

都霞點一點頭。

——是的。

團長太太拍起掌來了：

——上帝呵！她瘋了嗎？別信，別信她呵！她眼看是沒有腦筋了！……

——呵，原來爲此！——軍官向誰個很有趣地擠一擠眼，——紅黨呀！？那我就要逮捕你了！

而都霞愈爲新的感覺所沉醉了：她看見了自己變爲別一種人，變爲加特林娜，而華西禮已經向她對等地寫了信。

——逮捕罷！我不怕呵！

——錫，你是怎樣地勇敢呵！——軍官微笑着

說道，——我一定將你逮捕，逮捕一全晚上……我們在一塊兒吃晚飯，好嗎？

他走向前去欲摩都霞的下額。都霞很苦喪地躲開他。她睜着兩隻眼睛，望望軍官，望望團長太太，又望望其他的人們……他們都在微笑着。

軍官笑起來了：

——好，我不動手，你別要哭呵！呵哈，你……

女波爾雪委克！——他搖一搖頭，——你不知道這個壞東西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房間空起來了。

都霞，立在房的中間，也就在此地順着向地板躺下，將手掩住面孔，輕輕地繼續着無從安慰的哭泣。

# 一 週 間

里別井斯基

## 第 一 章

在陰濕的不飛動的雲塊之間，露出微光。蔚藍着歡欣的天空。晴朗的春陽的天氣只過了三天，冰雪都溶解了，流到城外的河去，街道變為噪雜而不潔的了。到了第四天，春光低下頭來，坐在哪一個遼遠的林野間睡着了。僅僅在日中的時候，太陽偶而向地球上微笑了一下，接着便又走入那不動的雲層裏去了。但是春天的歡欣依然留在着，不過牠

立在一切的背後，宛如那太陽立在各式各样的雲層背後一樣。那雲塊有灰色的，黯藍色的，紫白色的，不動地在地球上面懸着，如陰濕的石塊也似的。

如果經過城角的圍牆與屋宇，踏着濫泥，走上那雪已化盡了的山丘，在那裏躺着一塊孤單的飽受過風雪的石頭，再回頭望一下，那你便望見了：山丘的脚下，延至那河的岸邊，陳列着無數的木造的房子，躺着一個小小的城市。很少看得見人跡，彷彿一切都在睡着；只聽見犬的吠聲，春鷄的響亮的叫鳴。在寬展的街道上，在一條一條的里巷內，還晶亮着最後的雪光。很少兩層高大的房子，但是教堂却很多。一個孤單的工廠的烟囱向天空突立着，吐着不斷的黑烟。城外很遠的地方響落着成塊的冰雪。

不甚高大的灰黯的烽火臺上噹噹地，很平均地，響動了五下，打破了陰鬱的沉寂，過了兩分鐘之後，便接連着飛揚起來響亮的鐘聲，這鐘聲很久地繚繞於空氣中不散，慢慢地落入城外鄉村的煙



霧裏。

在這個爲人所不覺察的簡單的一點鐘，當太陽灰白起來了面孔，遠遠地走去了的辰光，人們向馬戲園前的大坪聚集起來，——他們沿着低小的柵檻，踏着雪泥的小路，經過泥濘不潔難以行走的街衢，慢慢地向着馬戲園的門前走來。一陣一陣的男女們，這其間年青的比年老的多些，穿着灰色的制服及一些破襪的黑色的或藍色的大衣。他們匆忙着，會遇着，有時打着招呼，相互地笑一笑。他們的笑痕，眼睛，動作，步調是不同的，但是在大家的身上究竟有着一件類似的東西，宛如那同一的遼遠的朝陽輝耀着他們也似的。

在馬戲園裏整天地寂靜着，巨大的灰鼠無聲息地穿跑着昏黃的舞臺。寬大的門扉上貼滿着破舊的廣告，殘缺的語句，說明着過去的一些什麼。現在這些門扉闊闊地展開起來了。馬戲園內頓時顯得光亮些。人們如水浪一般地漫溢着全馬戲園。從舞臺看起，一層高一層，宛加一座人山也似的。喏大的一個馬戲園充滿着脚步與說話的鬧聲。

立在舞臺中間的圓桌子的旁邊，出現了兩個人。從馬戲園的一切角落裏，向他們呼喊著他們的名字，於是克里明同志，一個穿着兵士制服，昏黃中臉上現着微微的縐紋，然而器著一雙又美妙又平靜又有精力的眼睛的人，依著羣衆的意志，從舞臺中高叫道：

——同志們，我宣布城區的黨的大會開會了，會議的日程是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席關於邊區的經濟情形的報告。沒有反對的罷？季曼同志現在就開始報告了。

馬戲園內異常地寂靜起來，所有聚集着的人們，就同一灰色的馴服的野獸也似的，匍匐於主席的腳下，將視線集中到別一個人，這個人也立在舞臺的中間，正用着顫動的手理那一頁一頁的紙頭。

季曼做報告時，念及關於麵包，樹木，火車頭……等等的數目，聲音雖然提得很高，然而究竟不能十分聽得清楚。但是大家都很飢渴他聽着他，並且都明白現在所說的是關於麵包，經濟，食糧和燃料的問題，這些問題書在一張一張的白紙上，滿佈

着主席團的桌子。

季曼爲大家訴說着道，本城離巨大的路線很遠，只千餘里的鐵路的支路將牠與其餘的俄羅斯聯絡起來。邊區差不多連一點兒森林都沒有，自己的石炭又開闢得非常之少，加之鐵路又要停止工作的樣子，真是糟糕已極。今年又不是豐收的年頭，食糧徵取法奪去了最後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將種子應時運到，那我們就要將忍受饑荒，無論城中也罷，鄉間也罷，都是一樣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些話語是表明着什麼：飢荒推動農民走入無意識的殘酷的騷動，工廠將要停止工作，工人們將要跑散，而流浪着在那遼遠的原野中的土匪隊，將要乘機而來破壞鐵路的路線。若要運來種子，那就需要燃料，牠本來是在葉蘭斯克縣境的山上預備好了的，離此有四百里之遙，但是於一禮拜之內絕對不會運來的。播種的期限眼見得非延遲不可了，季曼請大家牢固地把持着，但是他的語句是枯燥的，沒有溶解到羣衆的耳裏，只無所歸宿地環繞於空氣中，如大風下的紙片一

樣。

季曼說完了話，一個紅面孔而未生着眉毛的紅兵走上臺來表示意見。他說，爲蘇維埃政權在前線上奮鬥了兩年，而鄉村的情狀却越弄越壞。食糧徵取法惱怒了鄉村，在公社經濟裏，在食糧委員會裏，在國民經濟委員會裏，有很多鬼鬼崇崇的現象。窮人簡直完全難以生活下去。將百姓的麵包都奪得干干淨淨，現在我們只有哭泣的一路。哎！……——他將手搓了一搓，復歸了原位。

——怎樣，又要忍受饑荒嗎？——從舞臺中間第二個要哭的樣子又開始了。他是一個很瘦削的人，頸頸上有一塊傷痕，說得很久，他說一布代的食糧是很困難贍養家屬的……——一般人都是幹着偷竊的勾當……——他最後苦笑着補說了這末一句。

還有些工人們和紅兵們走上臺來，說了一些別的言語，他們不慣於羣衆的注意，說話時很不從容，但是他們究竟說了自己所要說的話；他們責罵了季曼，但是他們都同意，就是同志們要立定脚跟

把持得穩穩地。坐着，放下手來，這並不足以表明是把持得住，於是他們尋找出路，宛如盲人摸物一樣。但是會議沒有明了一些不連貫的語句，他們雖然說着同一樣的話，可是他們却互相辨駁着。

季曼停止住，不再記寫下來關於結論的駁語了。他是一個小小的可憐的人，聽着大家對於他的責罵，只氣得搖頭嘆氣。演說者之中使他生氣的，是那些看見什麼地方有着出路的人們。他沒有看見出路，只氣憤地喃喃說道：『武斷！說廢話！』可是在別一方面，一些演說者雖然在玻璃牆上碰來碰去，總不能向大家說出自己很清清楚楚的計劃來。只說及一些什麼瑣事，如從什麼地方可以得到鋸斧……之類。全會場煩燥起來，別要看主席把鈴搖個不歇，可是吼叫的還是吼叫。後來走出來了一個人，他高於中等的身材，駝着背，具着一個四方的大頭。他取下舊的藍色皮帽，現出高大的顴骨和橫闊的皺紋來。

——羅白珂同志發表意見，——主席說了這話，會議慢慢寂靜下來，爲着要聽見他用不十分響

亮的話語。

但是羅白珂不可以說話，因為他害着喉結核。他本不想走出來，他聽着大家說話，老早地就想道，季曼沒有幫助，看不見出路，有許多人雖然看得見，然而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他懊惱起來黨的委員會，爲什麼在這個大的會場上提出來這個報告呢？他老是等着誰個將這個出路呼出名字來，並用言語解釋得明明白白地，免得他多受剩餘的痛苦。羅白珂本來是不可以說話的呵……他看見大家弄來弄去弄不明白，不禁話音要從喉嚨裏冒將出來。只要說幾句話，就會把問題弄得明白了，那時大家的面孔也自然要高興起來，因為他們將都知道如何稱呼他們雖然看得見然而說不出來的那條出路。

用着低低的聲音，很怕鼓起此刻喉間要發動的疼痛來，他開始說了……但是什麼也聽不見，大家枉然伸長了頸子；羅白珂於是下了決心，他的聲音宛然突躍了一下，使得大家聽清楚了他的每一個字音。在一切的面孔上都充滿着感激。但是每一

個字就同一塊破玻璃也似的，刮得他的喉嚨生痛，使得眼睛不住地淌下淚水，汗也流了滿面。

他說，季曼向會場說出了真情實狀，不應因此而責罵他。這種真情實狀並不是季曼創造出來的。他說出來了危險的難免，我們因此應當感謝他才是。大家不必慌張，應當看一看周圍，在什麼地方總是會找到出路的。應當平心靜氣地看一看。難道說我們的黨不是時常從暗室中找出來門路的嗎？我們的力量與智慧是在於冷靜的研究與堅決的行動上。

出路是有的，很多的人看見了牠，但是却不會將牠說將出來。一切關鍵在於燃料上，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取得一點兒燃料，那嗎即刻就可以從葉翳斯克城運來柴木。只要柴木一有了，那我們於一禮拜之內就可以得到播種的種子。一切都繫於燃料上，繫於幾百株的樹木上……從什麼地方取得他們呢？

很明顯地，在本城中有很多的花園，而在城外二十四里路遠的地方，有一座修道院，那裏有很大

的森林。你看這不是柴木嗎，牠們完全是可以够用的了。一禮拜之後，從葉蘭斯克就可以運到燃料來，只要燃料一到手了，我們就開始做運輸種子的事情。但是必需很快而且堅決地行動起來，必需自己拿起斧鋸走向前去，強迫老爺們和資產階級，並將紅軍和一切勞動者一齊引來參加這個工作。僅僅不可再延遲下去了；如果經過兩禮拜之後，我們能够得到種子的話，那嗎一月以後一切種子都是會播種好的。

但是斷續的乾咳將他的話頭打斷了，他咳了一分鐘又一分鐘，而羣衆很緊張地等着他。在他的眼睛裏閃動着無數的同情的溫存的面孔。他咳着咳着，將腰咳得彎起來了。大家看見了這種情形，靜默着不做聲響，僅僅地嘆息着……

\* \* \* \*

小小的城市在陰鬱的雲天之下，宛如入了午飯後的沉夢一般。在每家的窗門中都開着格蘭花，花朵躺在懶洋洋的枝葉上，好像藍色的與玫瑰色的蒼蠅一樣。呵，該多少這種木盒子也似的房子！



牠們一條街接着一條街地聯結着，內裏是如何地狹仄！在每家前房的牆角上，供設着許多可怕的神像，而在線毯舖着的小桌上，放着細緻的畫冊。在廚房內是很醜醜的，牆壁上跑着油虫，蒼蠅苦愁地在玻璃窗上呻吟着。

住在這些狹小的屋宇內的人們的生活，就如九月的灰色天氣一樣：小雨點單調地打着窗上的玻璃，而從蓋滿了雨點的玻璃望過去，可以望見灰色的柵門，及在泥滓中踐踏着的小紅牛犢子。無數年來的生活就是這樣過着。每天老婆婆清早就起來餵牛，然後提着籃子到市場上去，然後在廚房裏燒煮起來，飯後便洗刷油膩的碗碟。眼睛無光的，穿着破褲子與破皮鞋的，毫不修飾的男人們，或走去上工或做什麼交易，或在狹小的烏籠子裏做着手藝。到了禮拜天的時候，女人們光光地梳起頭髮，穿起紫色的，黃色的，或藍色的衣裳來，拉着孩子們走向教堂去。到了晚間，大家聚集起來飲茶，男人們却拚命地吃着燒酒，有時發起酒瘋來。

在這個辰光，當鐘聲放起翼來，飛揚於全城

中，召集禮拜六晚會的時候，這些人們都隱藏憎恨的心情，他們憎恨那些聚集在馬戲園內的人們，但是這種厭惡是不敢發洩出來的。牠隱隱地，爲人們所看不到，將全城聯結成了一條黑串……

在這個辰光，住在兩層石房子裏的孫拿託爾先生正散着步。石房子的底層設有一個藥房，這本是屬於孫拿託爾先生的。

藥房充了公……金字招牌『耶穌聖誕藥房』拿掉了。而現在却換了一個紅底黑字的招牌，上面寫着『衛生部設立公社藥房第一號』。

孫拿託爾先生立在沙石的小丘上，收集那些在小木房子裏潛伏着的所有的憎恨，默默地將這些憎恨都送到馬戲園所在的那個方向去，在那裏進行着爲他所不明白而又爲他所仇視的生活。他是一個矮胖的人，穿着灰色的大衣，帶着講究的禮帽（這帽子普通名爲『敬祝康健』）。他在小丘上立着很久。在前帽簷底下閃射着他的充滿着仇恨的灰黃色的眼睛。當他轉身慢慢地向着院內走去的時候，那便看得見他的肥紅的頸頸子，上面生着

很多的短的花白色的毛。

他幫助老婆料理家務，或喘着氣劈柴，或爲牛洗毛。當他的老婆擠牛乳的時候，他立着邊旁觀望着，看那乳汁是怎樣地經過她的手指流到牛乳筩裏。……擠牛乳的很平靜的聲音，豬在槽內哼哼的叫聲，那一種由豬槽內蕩溢出來的氣味，一切都足以安慰他，於是他向老婆報告道：

——我曾到韓任家裏去了一趟，他有一個兄弟從土爾來。他說，很快地就要結完了，老百姓都反對波爾雪委克，波蘭人又要打戰，並且在莫斯科的工人也……

——慈悲的上帝保佑罷！——老婆喃喃地這樣說。孫拿託爾先生背着手在院內踱來踱去，數着那造屋餘留下來的樹木，很怕人們莫不要再把牠們偷去了。

但是，將春天的歡欣深埋了的陰雲的天空，忽然放射出殷紅的晚霞；太陽推開了雲塊，贈與地球以最後的金色的晚照，便又走到那房屋 那原野，那山丘的背後去了。陰雲又厚積起來，消散了晚霞

的光彩。就在這時候孫拿託爾先生沿着不明亮的扶梯，經過不潔淨的便所和洗物盆，很迅速地跑到自己的房裏，喘着氣。

原來在晚霞吐彩的辰光，從馬戲園內飛揚出來豪邁的國際歌聲，數百人的宏亮的喉嚨震動了全城，直沖至天上的夕陽。即刻，唉，羅白珂就要回來了，那佔住了孫拿託爾先生的房子，為孫拿託爾先生所不願意見着的討厭的羅白珂！

羅白珂聽着大家唱着國際歌，有時也唱和一兩句，但是咳嗽妨害了他，他只得默默地看着同志們是如何興高采烈地唱着。很鮮明的兩朵紅雲在他的腮龐上燃燒着。他的具着一雙灰色眼珠，灰色頭髮，為工廠工人所特有的面孔的神情，是全般地和着大家唱着，雖然他唱不出聲音來。他用腳合着拍子；同志們的溫存的語句浮蕩於他的腦海裏。

會場散後，他差不多最後一個人走出馬戲園來，他看見了天空，及那將要消散去的晚霞，突出的屋頂與煙囪，不禁想很舒暢地呼吸一下，因為從春的原野上吹來有力的和風，送來那冰雪消化後

的什麼一種的氣味，使得每人都想盡量地呼吸一吸呼新鮮的空氣。但是咳嗽又把他捕捉住了，他的喉間如被爪子抓破也似地疼痛起來。他的眼睛發了黑，早春的歡欣不知墜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於是他只感覺到和風很譏笑地，而又溫存地，吻着他的熾熱的流着汗液的面孔。

後來咳嗽的襲擊算是過去了，圍一圍頭上的圍巾，便向黨的委員會走去。在路上他看見在死去的晚霞上面，勝利地閃亮着太白星，於是平靜的關於死亡的思想，輕輕的步驟在他的腦海裏經過。很想活着多做一點工作有時在工作的餘暇，異常地歡欣於太陽與生活。但是爲着這個必需拋開半年的工作，每日飲着鮮熱的牛乳。尤其重要的，是不再參加會議。醫生們是這樣地說着。

『在會場上不說話……』他笑了一笑暗自說道，『這都是狗屁！……』於是平靜的關於死亡，自然界和春天的美妙的思想，又爲如何才能取得柴木的計劃所代替了。『即刻在黨的委員會的會議上，我提出這個計劃來，明天我們就開始實行起

來。』他走着，踏破了路上晶瑩的冰塊。

## 最後的老爺

曹 斯 前 珂

---

他，朱寶夫，我是在司莫連斯克遇着的。

我記得……市場，白麵包，豬肉塊，女人們，牛奶……在麵粉箱子旁邊聚集着觀衆。他們說着笑着，鼓着掌。在這些觀衆的面前有一個人。

我走近前去看看是什麼一回事。

這個人具着不尋常的，稀奇的摸樣：他赤着兩腳，如象一樣，灰白色的頭髮披到肩上。他在觀衆

前如跳舞一般，走來走去，忽而用腳挖土，忽而拍打自己的肚子，忽而做着豬叫，忽而向污穢的泥土上躺下。他是在跳着舞呵。

始而我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當他從地上拿起來那貴族的帽子，伸向觀眾們討求，我才明白了。除開錢而外，向他的帽子內投了一切東西：石頭、糞土，間有一點麵包。他把麵包即時就吞食了。大家都笑起來，但這不是令人發笑的事情。這是令人可怕的事情，他的面孔上沒有微笑的痕跡。

我冒險向他走近些，忽然我知道了，這是朱寶夫。這是曾做過地主的朱寶夫。我忽然記憶起來了那過去的情景：當他出門的時候，駟馬高車，其勢是異常的輝赫。床帳是異常的精緻。無事的時候，他令僕人在隔壁房內朗讀普希金的著作給他聽（爲着要不看見那僕人的面目呵……）

我將麵包放到他的帽子裏，輕輕說道，  
——朱寶夫……

他皺着鼻子很狡猾地笑了一笑，向我溜了一眼便走開了。



是的，這實在是朱寶夫。一個不尋常的，古怪的人。這個最後的老爺應當生在加德璘女皇的時代……

我想走開，但是忽然向我走來一個不相識的老人。他的衣服是很整潔的。他手內持着地毯，大概是圖賣的。

老人用玫瑰色的手帕醒一醒鼻涕，扶一扶領帶，咳嗽一下，向我很恭敬地說道：

——請原諒我，敬佩的同志，你叫了朱寶夫的名字……難道說你知道這個人嗎？

——是的，——我說，——我同他見過一次面……

——一次！——他向我叫道，——一次！僅僅只有一次！這樣，關於他的事情，你什麼都不知道罷？

——不，——我說，——關於他的事情，我也略微知道一點。

老人很不滿意地看我一眼。

——而關於『朱家樓』焚毀了的事情，你知道

嗎？

——『朱家樓』焚毀了？不，我不知道。

——不！——老人搓一搓手又重新叫道，——如此。眼見得你什麼都不知道……而關於蓮嘉姑娘的事情，你知道嗎？而關於朱寶夫鞭打穆亨公爵的事情，你知道嗎？

老人輕微地笑了一笑，咳嗆了一聲，又將玫瑰色的手帕取出來醒一醒筆涕，然後拿起我的手來，指着朱寶夫說道：

——他將自己的『朱家樓』焚毀了。他所以要將牠焚毀了的原故，是由於偉大的驕傲，好教農民們一點兒東西都得不到。他赤裸着身子跑出來了。僅僅穿着隨身的小褂褲。並且連手上的戒指都取下來，拋到火裏去了。鄉下人一直到現在還在那灰爐中尋找呢。

老人重新笑將起來。在這一次他比較笑得長久些。曾兩次取出手帕來拭鼻子，並揩了那眼上的淚水……

我看一看朱寶夫。他坐在地上，縮着雙腳。最

巨大的淡漠的神情，凝結在他的面孔上。他輕輕地搖着自己的身子，他的下顎在慢慢地移動着：他正在嚼麵包呢。

## 二

——唉，敬佩的同志，——老人感慨着說道，——一個人值得很多嗎？一個人和着自己的質量，不過只值得三個戈比克而已。你看看：這個人坐在那兒，照着土耳其人的辦法曲着兩腿，他連一點兒苦愁都沒有呵……他忘記了一切，什麼都不記得，在他的血管裏流動着別的血液了。

這是誰個在那兒坐着呢，我的令人敬佩的同志？這是朱寶夫，一個在全俄羅斯是最驕傲的人。三十年以前，每一個淌鼻涕的孩子都知道這個名字。他住在莫斯科，其所以令人注目的，並不在於他在法國女人身上，消耗了百萬以上的黃金，而是在於他是一個異常驕傲的人。

他矜持自己的一切：姓氏，身材，資本，以及死去的皇帝曾同他下過棋，曾很親熱地拍過他的腮龐……

關於他極端好名的事情，流行着許許多多的令人發笑的故事。

人們時常談着，似乎他的情人都是一些最漂亮的女人。比一切的女人都漂亮些。一個很有名氣的男爵，從什麼地方得到了一個天仙化人的姑娘，這事情一下子就把朱寶夫弄得神魂顛倒了。他花費了很大的數目，將這個姑娘買到手裏，到處將她帶在身邊擺着樣子……這個姑娘是出身於市儈的家庭裏。在她的那種神異的美麗之下，却生着一雙不美麗的鄉下人的紅手……因此他把她在金屋裏鎖閉了兩年，在這兩年之中，沒有從她的手上將皮手套脫下來。等到後來將手套脫下來了的時候，她的一雙手變成異常細膩而白嫩的了。

呵，我的天哪，他曾經是一個怎樣驕傲的人呵！

人們說道，似乎在他的名片上，除開印着一些爵號而外，還印上他自己的重量——三百六十磅。但是這件事情也許是不真確的呵。

大家都曉得的，那就是他到了四十歲還不能

同人們結下什麼友誼，因此種驕傲及對於人們的輕視，他回到自己的『朱家樓』來了。在那裏他離開一切人們而隱避起來了。任什麼地方也不去，同時也沒有誰個到他的家裏來，不過間有小地主們到他的家裏來過，可是朱寶夫是很嚴厲地招待他們：他稱呼他們是異常地不客氣，並不命令他們坐在自己的前面，他視一切人們不是混蛋，就是沒有什麼身分的人，或是商人。有一些小小的貴族們曾很氣憤他的這種態度，但是沒有他的辦法。

他在家裏坐守着五年不動，可是到了第六年，便起了變動。在這五年之中，他的生活是那樣的寂苦，如果這是別人，一定要上吊死了。

在他的情人之中，曾有過一個蓬嘉，這是一個如吐綬雞一般的愚蠢的姑娘。她住在樓上一層，整天地只吃着糖菓，希臘栗子之類，躺在床上不爬起來。朱寶夫上樓的次數很少。就是見面的時候也不和她談話。她當然在他的面前是很畏怯的呵。

他的光陰只在飲食中消磨下去，白天裏無所謂地在客廳裏走來走去，誰個也不敢出現在他的

眼前。到了晚間，時常躺在床上，命令僕人格里斯加讀着書給他聽。

格里斯加坐在隔壁的房間內，高聲他朗讀着各種小說故事。

但是有時候，在他的精神煥發的時候，他走到花園裏，命令放起大砲來。在他的花園裏立着一個古舊的大砲，牠射擊的時候是用着石彈。可是射了一下兩下，朱寶夫搖一搖手，這是說已經夠了，便又走入自己的客廳裏，他踱來踱去，真要令旁觀者代爲之苦悶了。

有時朱寶夫籌備跳舞會。不過這種跳舞會是很奇怪的。十五個樂匠同聲吹打着合於『瓦立斯』和『麻竹格』的樂器，而朱寶夫一個人獨自在舞廳中踱來踱去……

朱寶夫這樣在自己的『朱家樓』裏過了五年有餘。他會有過一個人，如管家之類。這個人照着三步的距離，跟着主人走着，不言不語地屈服於老爺的手下。

朱寶夫因此很愛了他，而且很親近了。有一天

朱寶夫將他喊到自己的客廳裏，說道：

——我的宗族是很古的，很有名的，如果我在最近的期間不結婚，那我的後代便沒有了。應當怎麼辦呢——我也沒有怎麼樣想起。不過我需要一個血統尊貴的未婚妻。

派了許多人到全省各處去尋找……訪問着什麼地方有血統尊貴的姑娘，但是終沒有找到。都不過是門戶低小的人家而已。

於是有一些媒婆們便接踵而來了。有時朱寶夫接待媒婆，聽她說話，而後來却拍起桌子來：

——你在撒什麼謊？

——呵我怎麼撒謊呢？我向你提議一個貴族的姑娘呀。

——你向誰個提議呢？你說你向誰個提議？我是一個什麼人？

——朱寶夫。地主朱寶夫。

——朱寶夫！而朱寶夫是一個什麼人呢？你知道不知道朱寶夫寫到天鵝絨的書上了？皇帝爺同我一塊下過棋呵！……我頂好娶一個簡單的姑娘，比

較到一個什麼小貴族女子面前低頭要便當得多！

朱寶夫向管家的聲明道：

——如果在一年之內尋不到血統尊貴的未婚妻，那我便與蓮嘉結婚了。讓整個的世界消滅掉了罷！

然而很快地尋到了這麼樣一個未婚妻。來了一個人，向朱寶夫報告道：

——在二十里路之遙，住着一個老公爵夫人。她並沒有什麼財產，可是血統是很尊貴的，她有一個女兒，至於她的女兒像什麼樣，例如她的鼻子生得如何，誰個也不知道。也許她是很好的，而也許是一個跛脚的姑娘，關於此誰個也不曉得，誰個也沒看見過。

朱寶夫一聽此話，便高興得要命。

——好罷，——他說，——無論她生得如何。既然是血統尊貴的姑娘，那便事情已經妥當了。

他命令開砲慶祝，也就在那一天來到穆亨公爵家裏。

來到了。等候着。老太婆出來迎接他。老太婆



原是一個很驕傲的女人……穿着拖衣……繫着飄巾……一切時候都是說着法國話……

朱寶夫看一看她，覺得異常滿意。他想到，血統是尊貴的，沒有什麼疑問。

她向他說道：

——爲什麼駕臨敝舍呢？有什麼事情？我們在此地老是坐守着，從高等社會裏，我們連一個人也看不見。

朱寶夫回答道：

——關於高等社會的一層，我不願意與你多說，我之所以來此地，並不是爲着捕蒼蠅，而是要做一樁很重要的事情。接受我的提議罷，我要求你的女兒的手呵。

老太婆聽了此話，不勝驚愕之至，只在客廳裏走來走去。

——怎麼？是怎麼一回事？難道說你知道公主麗普嘉嗎？

——不，——朱寶夫很傲慢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公主，也不願意知道她，可是現在我要面對

面地請求她的手。讓她進來同我見面罷。

老太婆很恐懼地驚慌起來了。

——啊哈，——她說，——既然如此，那便她即刻就和你見面罷。請你稍微等一下。吃一點兒茶點罷。

於是她出門去了。

朱寶夫將房間巡視一下。他看見穆亨公爵的家庭並不富足。房中的器具都是破舊的。

『這對於我完全是一樣，——他 想 道，——我並不是爲着器具而來的，器具是可以重新設置的，而我貴重的是血統呵。』

老太婆領着女兒重新走出來了，公主跛着腳，生得是異常地醜陋，簡直難以形容出來。口鼻微小，身材不正，可以說是沒有一處好看。

朱寶夫看一看她，說道：

——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決不食言，說得到便做得到。我對於嫁粧一切沒有什麼興趣，你有什麼，便給什麼好了。我的族姓是很老的，很有聲望的，我所需要的不是商販子的女兒，而是尊貴的血

統。我宣布她是我的未婚妻罷。

穆亨公爵夫人雖然並不富有錢，但是她的架子却很高貴。

——這樣也就只得這樣，——她說道，——但是你與她是毫不相識，僅僅見了一次面。並沒經過什麼戀愛的階段，這說起來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你既然如此性急，那我便寫信到街隊團去，通知瓦洛加，讓他決定他的妹妹的事情罷。

麗普嘉在客所中跛來跛去，諸事表示同意。

——媽媽，讓他娶我罷，我願意呵。

朱寶夫說道：

——好罷。請你寫信罷。我還可以等一等。——他還用法國語說了幾句場面話，便走了。

經過了一星期，兩星期……朱寶夫每日高興，開着砲，組織着跳舞會……

最後，值日的報告道：穆亨公爵回來了，方才下了輪船。

朱寶夫迫不急待地過了一晝夜，第二天命令收拾車馬到穆亨公爵家裏去。十二匹馬上了道，前

面吹打着鼓號，後面跟着一隊狗。

但是還沒有到格里河的時候，朱寶夫下了停進的命令，於是大家停住了，莫明其妙地站着。

朱寶夫想道：

『我爲什麼就這樣同小孩子一樣呢？我去見誰呢？去見一個什麼小小的軍官！我被書在天鵝絨的書上了，皇帝同我很親密地下過棋……向後轉！』

朱寶夫回到『朱家樓』來，僅僅一個騎馬的人來到公爵的宅院裏。穆亨中尉本待要啓程來拜謁朱寶夫，可是一見了來人，便提出來許多問題：怎麼？爲什麼？……不曉得！

到了晚上大家曉得了：朱寶夫沒有走到格里河，便又半路轉回家去了。

過了一天，兩天，三天，兩方面由於驕傲各靜坐在家裏。後來，過了一星期，穆亨公爵差人到『朱家樓』來。

那時朱寶夫坐在蓮嘉房間的涼台上，吃着栗子。

來人沒有下馬，並請求將巷門莫要關閉。他帶

着很不恭敬的神情望着朱寶夫，帽子也不脫下，很高聲地叫道：

——穆亨公爵閣下命令我報告於你，就是他想唾棄你這種妄自尊大的態度。

朱寶夫幾乎要從涼臺上跌倒下來。但是來人還繼續叫道：

——穆亨公爵閣下命令我報告於你，就是在他的一生會有許多次在馬槽裏鞭過你這種妄自尊大的人。

人們聽見這些話語，一齊都躲避起來了，雖然朱寶夫用力地喊叫着，但是因為畏怯的原故，誰個也沒有走出來。

來人向馬鞭了一下揚長而去，就在這個當兒，大家一瞬間都隱藏起來。

朱寶夫暴怒起來，向下邊睡着叫道：

——拿住！放狗咬死他！

他親身跑到院內，但是來人已經跑得很遠了。他即刻命令把大砲搬來，向那路上放去。一共放了三次，可是來人已經不見蹤影了，僅僅那路上起了

灰塵。

朱寶夫回到房裏，暴怒了幾天，突然寂靜下來了。他將管家的喊到身邊，向他說道：

——我並不改變我的初心。我還是要娶公主爲妻；但是我先要將穆亨公爵侮辱一下。這事情怎麼辦呢，我想不到好的方法。

於是派了一些人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去。一星期之後知道了一些什麼。他們報告道；穆亨中尉住在彼得堡，每日逍遙於酒館裏，可是異常地缺乏錢用。

此後就不知道是怎樣地——使用錢財，還是使用欺詐；朱寶夫收集了一些反對穆亨公爵的證據，以及一切銀錢上的收條。

朱寶夫寫了一封信給他：『即刻來見我，否則你將有罰充苦役的危險。』

三天以後，穆亨公爵來到『朱家樓』了。他蒼白着面孔走進朱寶夫的客廳，很恭敬地向他行了禮，但是帶着笑地說道：

——你看，什麼時候我們見面了。快說罷，你

所說的一些契約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呢？

朱寶夫並沒有回禮，只冷笑一下，說道：

——決定罷：你還是去充苦役將一生葬送掉，還是讓我鞭打你一頓，將這些契約交還給你，並且娶麗普嘉爲妻呢？

穆亨始而發了火，並且拿起鎗來，想開放。但是他想了一想，打算走開不問，可是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又回轉來了。

『也好罷，——他想到，——我已經是一個墮落的人了，我反正要從衛隊團出來的……而此地或者向他屈服，可以將契約取回來，以恢復我的聲名，或者過牢獄的生活……』

他走近朱寶夫，輕輕地說道：

——你願意怎樣就怎樣罷。

穆亨公爵自己於是便脫下禮服，取下徽章，拋在地下，用腳將牠們踐踏了一會……

朱寶夫向僕人格里斯加叫了一聲，命令他開始鞭打穆亨公爵，但是穆亨公爵沒有讓他動手。

——不，——他說，——你並有說過要用僕人

來鞭打我呵。

穆亨公爵的這種表示，眼見得很中了朱寶夫的意，他並且笑將起來了，

——眼見得你是出自於尊貴的血統的，——他說，——我稱贊你。但是我是不會將我的意思改變的。

他拿起來打獵用的鞭子，親自向穆亨公爵鞭打起來。

穆亨公爵爬起來的時候，已痛得渾身站立着不定。他披上了自己的禮服。

——把契約給我罷。——他說。

——不，——朱寶夫說，——我還是不將契約給你。

穆亨公爵的面孔可怕地慘白了起來，他很悲痛地哭了，向院中的馬奔去……朱寶夫又將他喊回來。

——是的，——他說，——契約我不給你。讓你的妹妹麗普嘉來將他們拿去罷。

穆亨公爵又重新氣憤得哭了，再沒有說什麼



話，便走出來了。

過了幾日，麗普嘉公主來了。她很沮喪地步行而來，頭髮蓬鬆着。

朱寶夫從窗中望見了，他笑了一笑，便喊僕人格里斯加將契約轉交給她。而他自己却沒有走出來。他僅僅向窗外望了一望，望她是如何地在院中行走，約略立了一會，後來向巷門跑去。他立着那兒，看着麗普嘉的後影，把雙眉緊蹙起來。而麗普嘉手裏拿着紙頭，在那路上的灰痕中顛跛地走着……

### 三

老人掏出自己的玫瑰色的手帕，醒一醒鼻涕，揩一揩自己的眼睛，沉默着不語了。我瞥了朱寶夫一眼，他仍舊在那地上坐着。他把麵包屑收集到手心裏送進口去。

——往下去呢？——我問。

——統統都說完了。

——但是他如何將『朱家樓』燒掉了，你却沒有說呢。而蓮嘉又是怎樣呢？……

老人斜着眼睛向我望了一眼。

——燒掉就是燒掉了，——他說，——聽見革命爆發了，他便把『朱家樓』燒掉了。他燒掉了，並沒有向你問一聲。他赤裸着跑出來了……而你在  
此地是什麼人呢？這樣問我幹什麼？

我奇怪起來了。

——本是你自己向我述說的呵……

——我自己述說的！——老人向我叫將起來。  
——而你是什麼人呢？你需要什麼呢？大概是你也曾舉着旗幟亂跑，宣傳着什麼。想，得了，你去幹你自己的事罷……別再用許多問題來耽擱別人！

此時朱寶夫很艱重地從地下爬起身來，很奇怪地顛顛跛跛地走出市場去。

我的老人向他看了一下，搓一搓手，便離開我而走去了。

——請停一下，我的鴿子，——我在他後邊叫道，——朱寶夫到底怎樣了呢？他娶了麗普嘉公主嗎？

老人停住了，取出來自己的手帕，搖一搖頭說

道：

——沒有娶她。麗普嘉投水死了。她在那一天從『朱家樓』走出來，並沒有回家去。她跳到格黑河內淹死了。

老人擠一擠眼，將手搓一搓，忽然迅速地跑了。

我對他的後影望着很久。

他跑着跑着，搖擺着小地毯，很迅速地提動着雙腳。後來他同朱寶夫並起肩來，一塊兒向前走去了。

# 獄 囚

弗爾曼諾夫著

夜。

空虛的，鐵一般的獄房的走廊，是異常地靜寂。沒有一點兒足步的，言語的，或是別的什麼聲息，來打破這啞了的昏黑。整個的獄房睡着了。

孤獨的獄囚的足音，決不會飛揚到鐵門的外邊。在不能入夢的夜裏，司達克總是走來走去，從牆這頭走到牆那頭，一直走到天發亮的辰光。他總

是用着兩塊寬大的手掌，將腦殼抱着，宛然他要從那裏壓出來什麼東西也似的。他總是不斷地，急躁地，搔着蓬亂的頭髮，或摸着毛茸茸的胸坎，或曲折自己的顫動的手指，宛然他不知道將無用的，勞作的一雙手，放到什麼地方才是……如此他整夜地度到天亮，當那獄房沉落在昏黑中而見不到牆壁的時候……

司達克對於自己的一間單身房，知道得非常仔細，一至於地板上有幾道裂紋，牆壁上有幾個小凸包，全房只有四步長，一步半寬……

呵！他在這些日裏和夜裏，是怎樣地研究了自己六年來的相識的朋友！

他知道陳舊的，生了霉的牆壁的呼吸：知道那黴濕的牆角的哭泣，在那裏總是瀉着污腐的水點……他時常走近牆壁，在那積厚的霉痕上，用巨大的指甲畫了一些很奇怪的圖樣，——畫一點鐘或兩點鐘……

他不知道，到底爲着圖樣花了許多時間……或者照着石塊上，在那上邊有着許多的人們

的遺跡，在那上邊每一個痕跡都說明着哪一個人的被摧殘了的生命，——他總是用着指甲去挖，一直到發現了什麼字母或什麼新字爲止。這是獄中的秘密的記號，或者經過許多年，當司達克已經不在此處的時候，另有別一個獄囚來讀牠，如司達克現在讀牠一樣。那人也將同他一樣，企圖着猜度到這種記號的意思：

『這是誰個留的，而且他想以此說出一些什麼呢？』

單身房的四面牆壁，統統都被掛上了不可揣摩的記號，——這是許多年代的，無數時日的，積留下來的痛苦的遺跡。

司達克前後來回地踱着……快一點經過罷，你這惱人的黑夜！……

一點點的黎明的微光，漸漸解散了這迫人難以呼吸的愁苦。

但是半夜的昏黑還是很久很久地不消散去。

司達克還要很久地來回踱着，走着那只有四

步，然而永遠走不盡的行程……

他疲倦了，便向堅硬的，灰色的床毯躺下，眼前也就湧現出來了許多熟識的，已經有一千次夢見了的景象。

在那秋天的晚上，當他同無數千的別的人們躺在污濕的戰壕裏，第一次傳來了這些奇怪的，驚人的消息……

那是十七年的秋季……

夏季的戰爭已經消沉了，軍隊正預備着冬季的休息，好等到來年春天開始新的爭鬥……

忽然如閃電一般，在戰壕內傳動了歡欣的消息：

在廣漠的俄羅斯的平原上，起了革命的浪潮，推翻了舊有的制度……他們向全世界喊着革命的口號，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爭！……在那裏建立了革命政府……

於是從敵人的戰壕裏也飛來了親善的消息：

——朋友們，同志們，戰士們！停止自相殘殺的兄弟戰爭罷！起來反對壓迫你們的，將你們驅逐

到戰場上的人！起來罷！這是我們的任務！……

這種同一的聲音便逐漸響動了全世界，便逐漸使大家明白起來。在戰壕內，或在戰壕的上邊，飛揚着這種聲音，說着在大家胸坎內久已要說出來的話語。

民衆們爲解放運動的熱望所沸騰起來了。他們聽見了震動的號召，預備着實踐那個人，那個偉大的人的志願。他的名字震動了全人類，在無數萬萬的被壓迫者的口中，響動着就如神明一般：

——李林！！

司達克在戰壕裏第一次聽到了這個名字，第一次讀到了那如火如荼的，遼遠而不可見的，波爾雪委克的報紙。

他們的首領——李林！！

他隨身牽引着波爾雪委克的羣衆，衝破了敵人的堅固的營壘，而且戰勝了，向被折磨了的人類叫喊着說：

——弟兄們，完結你們自相殘殺的戰爭罷！起來罷，起來反對你們的壓迫者，打破這舊的世界！



司達克很驚顫地領受了這個號召，而在他的心裏，在他的腦裏，下了最後的決定。

他從戰壕裏逃跑到自己的家鄉，勞動區的布得恩城……在這裏，他日裏隱藏，夜裏出門，走到忠實的朋友們的茅屋裏，總是說着一件事情：

——我們應當將老爺們的戰爭翻轉為反對老爺們的戰爭！這是我們的任務，也僅只有此才足以自救。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在遼遠的俄羅斯的平原上，那裏……他們已經現實了這種鐵的口號了……讓每一個人都知道沒有別的出路罷！……

於是從茅屋到茅屋，從機器台到機器台，飛動着司達克的話。於是沸騰起來了勞動的浪潮，預備衝破蘇頓……

在十八年五月一日那一天，當俄羅斯號召全世界起來解放的時候，在希德恩城飛揚起來了赤幟，羣衆的隊伍向 Morgnov val 進行。他們為興奮的烈火所燃燒着了……他們相信着，就是在此時內，全人類起來做最後的爭鬥，因此他們毫不畏怯地前行着，去實行血戰……他們興奮地唱着革

命的歌，揚舉着鮮艷的旗幟。而司達克立在他們的前面。他領帶着暴動起來了的布德恩向蘇頓進行……已經衝破了蘇頓的前哨，隊伍已經走至 Motganov vol。但是蘇頓是不會打瞌睡的。牠埋伏了兵丁，將羣衆的隊伍包圍了，用砲火掃射起來……

是的，司達克記得這個可怕的時間，記得當時被砲火掃射的羣衆是怎樣地奔號……

十八年的五月一日……死屍與血水……孤兒與寡婦……在一天之內生了那樣大的事變！……全工廠中工台都空虛了……

工作又重新開始了。失業者將死人們代替了。

蘇頓的法官沒有將受了傷的司達克拉到刑場上去，沒有把他送到絞刑架上，只把他拋到這如冷石袋一般的獄房裏。這是蘇頓法官所施給的巨大的恩惠……

從那時起，已經有多少年了！在這冷石袋裏，他該過了多少殘酷的，難熬的日夜！

在什麼地方。在陰黑的地窖裏，還剩下一個年

老的母親。

僅僅只允許她一個人來和兒子會面：隔着加倍厚的鐵柵，司達克見不到母親的面孔。他記得她的面孔，而且現在感覺到母親的面孔上的小小的變動。他對於母親的生着黑髮的小腦殼記得很清楚。現在經過厚的鐵柵，他看見那邊閃着銀色的光，他猜着老太婆的頭髮已經是蒼白了。照着她的衰弱的聲音，司達克感覺到她離墳墓已經很近了。這些年來兒子的監禁，是怎樣地催迫她走入墳墓裏去呵！他，這麼樣一個寬胸的，巨掌的成人，對於她，眼見得還是一個親愛的孩童，如從前一樣。她爲着他是這樣地苦愁着，她的不連貫的語句是這樣地溫存，是這樣地撫慰……

會面的機會雖然是很少，然而老太婆從沒放過一次。

她被引到鐵柵的外邊，向那一邊什麼一種灰色的東西指着說道：

——說罷，這是你的兒子……

司達克被引到鐵柵的前面，介於兩條鎗桿之

間，聽着命令：

——這是你的母親，說罷！

每次會面都是這樣。

兩個人總都期待着這樣的會面，每一個人數着自己的日數。

縱讓眼睛爲淚水所洗瞎了，縱讓耳朵是聾了，然而老太婆能聽見一切，明白一切，凡是兒子所說的話語。

縱讓守警是怎樣地逼近司達克，然而司達克還是能轉交給老太婆關於自己所要知道的事情：

在那遼遠的，廣漠的平原上，現在是怎樣了？

波爾雪委克的營壘還存着嗎？

他們的號召還在響動着嗎？

被折磨了的人類對於他們的號召有響應嗎？

那個震動全世界的大喇叭手，李林，還活着嗎？

老太婆很難於明白，很少記得她的親愛的兒子所說的話。

她勉強地想將兒子所說的奇怪的話記在心

裏，然而這些話總是要遺失掉，經過耳邊就飛掉了。

她總是這樣回答他。

——我在工廠裏作工，我的兒子……我老了……眼睛不管事了……很快地就要被開除，我將怎麼樣生活下去呢？

而他總是低聲地向她重復着說道：

——母親，你替我好好地打聽：在那廣漠的平原上的生活，現在到底怎樣了呢？他們是不是還能繼續反對黑暗的力量？爲我好好地打聽罷，母親！

……

於是老太婆走向司達克的朋友處或別的工人處去詢問。她用着無牙的嘴和乾枯了的唇，慢慢地吐着艱難的，不明白的語句，想努力將司達克的話都告訴他們。

她說話的時候，她的淚水順着她的面孔上的皺紋流將下來。

工人們很嚴肅地昂着頭，聽她訴說，努力捉摸她所說的意思：被囚禁的朋友到底詢問一些什麼

事情呢？

於是他們明白了。他們統統都明白了。他們知道了他所苦愁的是些什麼，所要知道的是些什麼。他們教老太婆在將來會面的時候，應當向兒子說些什麼。

老太婆努力溫習工人們所告訴她的話，就如同溫習聖經也似的；她很久很久地自對自地嘍咕着。這些語句，好像禱告一般。有些被她忘却了，她又踉蹌地走至各茅屋裏去詢問，等到她同兒子會面的時候，隔着厚的鐵柵，她匆匆忙忙地急於將一切話都告訴司達克，有的話被她說得不清不楚，弄得顛倒了。

司達克不需要聽到很多的語句。他能很機敏地捉摸到老太婆從乾枯了的口唇所嘍咕出來的一切。

他已經知道了，就是在遼遠的波爾雪委克的國度裏，饑荒葬送了許多萬的兄弟；工人們在血戰中困苦得不堪……

他們困苦着，然而他們還沒有投降。他們守住

了自己的營壘。他們現在的英勇還如先前一樣，在爭鬥中他們保持着鐵的意志。……

於是司達克的一顆心被興奮得顫動起來了。

『那個大喇叭手，他還在活着呢！』

可是老太婆又顫動了乾枯了的口唇！

似乎他病了。

似乎他從軍艦的遼望台跌將下來，已經有很多月了，不能指揮鬥爭的軍艦在暴風浪中的道路……

司達克的一顆心不禁落到痛苦的海裏。這個意外的不幸的消息，使他爲疑慮的烟霧所包圍起來……

於是現在，在這不能入夢的夜裏，司達克總是苦愁着：

『在那隻勇敢的軍艦上，現在到底怎樣了呢？』  
他搓着手。跳動着。他在石籠中煩惱得難以言狀：

『唉，如果我現在能够出去！』

老太婆說，在布德思城現在有了很多的革命

黨人了，他們時常記念着被囚禁的他，而且他們預備着做些什麼事情……唉，如果現在能够出去！

微弱的光從窗孔射進來了。

司達克用着兩隻寬大的手掌把着牆壁，將赤裸的脚翹起來，從小小的窗口向外邊望去。他由此可以看見布德恩的遼遠的邊境，及通達Morganov val 的那塊平原。但是烟霧的遠處將一切景物都吞食了，現在司達克的眼前的，只是灰白色的濛迷而已。

很少的時候，僅僅在晴朗的天氣，可以看清那遠處的景物。

那時司達克很饑渴地眺望着遠處的一切，認清最後的一點痕跡：呵，這一條黑的長線，這是城牆，而在那城牆後邊閃耀着圓頂的大禮拜堂……那是國會的會議場，那是幾座巨大的樓房……是的，這是牠，這是被詛咒的蘇頓，吸取布德恩的血液的野獸！

而在那裏，那裏是塊平場，絞刑架，從微小的窗孔不能將牠們看得清楚。看不見那布德恩的工



廠的烟囱，工廠的屋宇，及在那後邊的一些矮小的茅屋，工人的住所……

司達克望着遠處，猜想道：

——在監獄的外邊，他們怎樣生活着呢？做些什麼事情呢？

他望着望着，一直到手把酸了才歇，一直到脚下的小凳子翻倒在冷酷的地板上才挪開了眼睛。

今朝他剛一從小小的窗口望去，即時在腦海中，在心房裏，激蕩起來了血潮。

在那布德恩的邊角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羣衆的隊伍在蠕動着……布德恩是異常地在震動的狀態中……似乎匆忙地做着什麼事情……

怎樣了？是怎麼一回事呢？

唉，現在如果能出去！……不能出去，也要知道一下：

牠，司達克的親愛的城郊，現在到底爲什麼事情所震動了呢？

但是……他不能夠知道。消息不會飛到如鐵籠一般的獄房裏來。

或者是什麼週年紀念日嗎？但是什麼週年紀念日呢？

他在記憶中細細地數一數所經過的悲痛的日子。

在這一天沒有什麼週年紀念日呵！

也許是罷工罷？

但是那裏到底是一回什麼事情呢？爲什麼羣衆的隊伍逐漸加厚起來，逐漸汹涌起來呢？

忽然他聽見在牆壁上有一種敲叩的聲音。

這也不知道是哪一個新的囚犯。『你這個神秘的囚犯，我的不可見的鄰人，到底是誰呢？』於是司達克將耳貼在生了白霉的牆壁上，很飢渴的樣子聽着那敲叩的啞語。

他統統都聽到了，並且也敲叩着去回答那個看不見的鄰人。但是，忽然，他驚怔住了，離開了牆壁。

——不，這事情是不會有的！——他抱着頭叫將起來，——你欺騙我，欺騙我，這是不會有的事情！

兩隻寬大的眼睛瘋狂地望着生了白霉的牆壁，唇部顫動着不已……他又重新將牆壁急促地敲叩起來了。

他又重新聽到了四個殘酷的字：

——李林死了……

他曲折自己的手指做響……大的淚珠從他的灰白的面孔流下，——他沒有覺察到這個。

他望着生了白霉的牆壁，如瘋人一般，重復着那殘酷的四個字：

——李林死了……李林死了……

他很快地跳將起來，攀住了窗口，高聲喊道：

——李林死了！

瘋狂的字句落在冷泛的空間，毫無回響地消失了。

司達克向下望一望，他的一顆心爲熱流所傾注了：

在那黑烏烏的羣衆的上面，飄揚着旗幟，——司達克從微小的窗孔中看見了這些。是的，那些旗幟在迎風飄揚着！這是說……這是說他們又在進

行新的爭鬥嗎？

爭鬥罷！爭鬥罷！爭鬥到得着最後的勝利！……

但是忽然聽見了人們的哭聲，號角的哀鳴……  
……這是在埋葬誰個呢？

他，一個瘋狂的獄囚，不會知道這一點鐘正是將偉大的領袖送入墳墓的時候。他不曾知道全世界都在這悲痛的一點鐘哭泣着……

——他們在進攻呢！他在們進攻呢！……——  
當他看見羣衆的隊伍移動了，不禁這樣喊叫起來。  
是的，他們又重新向着 Marganov val 進行了！

向着蘇頓進行了！

——同志們，前進罷！進攻可詛咒的蘇頓罷！  
……

他無力地從窗口躺到在地下了。

他躺着，瘋狂地重複着那遼遠的，生疎的語句：

——死了……李林……進攻……蘇頓……

他忽然聽見了鎗砲的聲音。他用盡最後的力

氣爬將起來，又重新攀着窗口向下望去：

羣衆的隊伍衝來衝去，而在他們的後面呼吼着那蘇頓的殘酷的砲火。

——你這萬惡的蘇頓！——司達克叫道。——請你記着罷！這並不是最後一次的進攻！還有新的進攻在後面！牠們終歸要把你蕩平的……牠們終歸要把你蕩平的，蘇頓！

於是他順着光滑的牆壁向地下跌倒了！失去了知覺……

# 技術的語言

羅曼諾夫著

在工廠委員會的會議上，文化部主任說了下列的話：

——青年團的支部書局寫來一封意見書，他說：我們現在有極力與惡習慣——用不好聽的語言罵人——奮鬥的必要。我是完全同意的。這對於年長的工匠尤其是必要：當他們開始解釋什麼的時候，口還未來得及張開，便亂七八糟說出一些不好聽的話。這麼一來，簡直不是解釋，而是謾罵罷了。

大家都不做聲。僅僅只有一個年長的大師傅很不滿意地說道：

——請問你怎樣解釋呢？有的剛從鄉間出來，他媽的，什麼東西也不懂得，真正的語言他反來聽不清楚。只要你罵他幾句，那他便如活水一般流動起來了。

——同志們，算了罷！革命已經有了七年。在早先的幾個年頭，當一切還艱難的時候，並沒有人向你們提議，可是到了現在，生活已經好得多了。如果你們覺得一時不能拋去這種惡習慣的時候，那你們可以想出別的什麼不侮辱人的話，到了必要的時候去應用。例如：『哎，你這木樁！』……

年長的大師傅冷笑了一下，望一望自己的鄰居，說道：

——小孩子的玩意……

——是的，我真不知道他們怎樣想得出來。

——真是困難，沒有辦法。——穿着白短衫掛着銀鍊子的工人說道，——罵出口來，簡直不覺得呵。

——可以請求同志監督着。

——難道說這個同志可以走坐都跟着你嗎？他並不能先爬到你的口裏去，而當你已經罵出來了的時候，那他又有什麼辦法呢？這並不是麻雀子，尾巴你是抓不到的。

——對啦，無意之間就從口裏溜出來了。我有一次和一個同志在戲園中看戲，——別一個工人這樣說道，——在食堂中看見大家都在談着話。週圍都是姑娘們。糟糕，我統共只說了兩句話。我感覺着是那樣地不痛快，連氣幾乎都出不來。可是等到一散去了的時候，我即刻感覺着是異常地自由了。不過我的同志向我說道：『你也要當心一點才好呢。』

——怎麼一回事？——我問。

——你每一句話都提起我的母親來呵！——可是我，同志們，我當時簡直不覺得呢。

——如果實行起罰金來，那時你一定要當心一點了。——文化部主任接着那個工人說。

——對了。這樣就會把記憶弄清晰了。



——實際說來現在也是要把這種惡習慣取消的時候了。不然的話，我們的上了九歲的孩子們，可以說已經是很有教養的人們了，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脫去罵人的習慣，這豈不是很不好嗎？

——無論如何都脫去不了！……有時自己生起氣來，是怎麼一回事，造你的媽媽，難道說你沒有別的語言了嗎？

——爲着使大家能記憶着這種事情，你們可以到處貼出許多告白來。

——如此，那全莫斯科都要貼遍告白呢。——年長的大師傅這樣囁咕着說。

——僅僅在廠內禁止罵人，還是到處都禁止呢？——後邊的人問。

文化部主任一時回不出話來……

——在城外邊，馬馬虎虎地可以，只要附近沒有別人。

——啊哈，原來如此！假說。誰個給了我一個耳光，而我即刻跳上電車跑到城外去，在那裏平一平心氣，然後才跑回來。

——還要尋一塊很避靜的地方，不要被人聽見呢。——有人這樣諷刺着說，——唉，也不知怎樣才想出來這一套把戲，要把人活活悶死呢。

——如此，同志們，我們就這樣決定了嗎？

——可以試試看……

——在職員身上，每罵一句，可以罰金一元，而在工人身上——半元。

——你瘋了嗎？——大家一齊叫起來了，文化部主任也在其內。——這樣幹下去，連你的肋骨都不够呢。

——只要你每次被罰一戈貝，包管你在一星期之內連褲子都沒有了。——年長的大師傅說道，——唉，簡直聽都聽不慣這些怪話！好像小孩子們忙着要事也似的。關於產業因此要受什麼損失，那他們完全都不管。

——那嗎，我們就從明天實行了……

——怎嗎？從明天起？讓我們把節期過了才實行罷，不然的話，那我們一個月的工錢將不能經過三天呢。

——對了？過了節期才說。

一星期之後，工廠經理走進了工作房。兩個靠角的工人坐在機器台的旁邊，一點什麼都不動手做。

——你們在幹什麼呢？——經理問。

——我們進來不久……不知道怎樣做……

——而年長的大師傅爲什麼不解釋呢？……

——他曾開始向我們解釋過，可是後來吐了一口吐沫，便又走開了。

——喊他來……

年長的大師傅來了，他很不高興地用手摸着皮圍裙。

——你在幹什麼？好好地教導他們罷！產業在受着損失，國家在用着全力，而你這兒却坐着閒着無事。這樣是不行的。

——我自己知道這樣是不行的。——年長的大師傅很黯然地回答了這麼一句，便走近那兩個工人的身前。——你們怎麼樣了？……噫……哼……這個地方不明白嗎？……唉，木樁！……我同你們說

的是俄國話呵！……

他沒有說完，便吐了一口吐沫。

——噢，怎樣？——經理說。

年長的大師傅望一望他，後來說道：

——請你離開一點……

——爲什麼呢？——經理很詫異地問他，然而向傍邊走開了。

年長的大師傅望一望周圍之後，將頭伸向那兩個工人的面前，輕輕地說道：

——你們怎嗎了，造你們的媽媽！……你將牠扭到了什麼地方去？難道說不看見嗎？

——早先你這樣說了也罷，而我們如何能曉得呢？——那兩個工人說。

經理望一望工人，走近前來預備說話，而他向着那個說過話的工人，在談話中間忽然啞了起來。只向着四周矚望。

——你們現在到底是怎嗎着了？——經理問。  
——你們有什麼不滿意嗎？

——沒有，沒有什麼……

——那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青年團的團員們在好好地工做嗎？

年長的大師傅低下頭來仰視着，說道：

——在好好地工做……他們工做得真好，大約不久就將沒有一個人做事情了。

——爲什麼在這一禮拜之中，有這末許多玩忽業務呢？

——做了許多外事，——工廠委員會主席說。

——這是因爲什麼呢？

——把力量消耗了一點到別種事業的身上……

——消耗到什麼身上呢？

工廠委員會主席不知如何說才好，便向走近前來的文化部主任溜了一眼。

——消耗到文化工作上去了。

——我的親愛的，這樣是不行的。你們抱着什麼文化的目的，而產業却因此受了大的損失。媽媽的，我將你們的什麼鬼文化的目的，都送到鬼身上去……你們簡直一點兒尺寸都沒有。例如這些告示：你們將牠們貼得這末許多，無論走到什麼地方，

牠們都爬進眼睛來。不幾天以前，財政次長來到我們的工廠裏參觀，在大廳中從遠處他看見了許多告白，說道：『你們這兒有這末許多告白，真是很好看。這是什麼，標語嗎？』而我，沒有注意到，便隨口答應道：『是的，標語。』可是後來我們走近牆壁看一看，原來都是關於『媽媽的』的告白。我瞞着我的財政次長，他一句話也不說了。我將圖表指示給他看，而他從遠處搖着手說道：『不必要了，我已經都讀過了。』自然，在這一方面也應當注意一下，因為這種很羞辱的習慣常令我們痛苦着。例如我們有一個同志，很貴重的工作者，他關於俄國革命史的報告做得很好，然而他的語言却難爲了他。有時他說着，說着，很平靜說下去，沒有什麼，但是當他一說到莫斯科暴動的時候，便從口中流出來一些不好聽的字眼，就如瀑布一般。……這樣，我向你們說，我對於取締謾罵的習慣是很願意幫助的，一點兒都不反對。在事實上，現在應是取締這種醜事的時候了。這尤其是對於年長的大師傅們，他們，造他們的媽媽……他們不罵人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同志，請你拿出兩戈貝來。——走近前來的青年團的支部書記向經理這樣說。

——拿出什麼兩個戈貝來？

——你剛才罵了人了。

——什麼時候我罵人了？你幹什麼，媽媽的！

……

——你又重述了一遍，現在要出八戈貝了。

——滾你娘……

——滾他們娘的蛋！把他們趕開罷！——大家一齊叫起來了，

——這些乳臭的孩子們也許還要想着在我們頭上走路呢。

——簡直活要命！無論你走近誰個的跟前，總是啞着不響，你問他的事情，而他像小鬼一般，總是向四面望着，生怕一張口就弄出禍事來也似的。

——對啦！從大師傅們的身上，簡直什麼你都得不到，他們簡直完全停止解釋了。

——我很誠服地謝謝……——年長的大師傅說道，——昨天我因為解釋，交出來了八個小銀

幣……

——我有五個孩子，我日夜地工作着，——那個帶銀鍊子的工人說道，——而我應當這樣不方便地罵着：『唉，你這木樁：』……這簡直令人想起來都害臊！……

——不，你們還是請你們做自己的事情，而不要妨礙我們的工作罷！——經理說，——不然的話，你們做什麼試驗，而工廠在一禮拜內却受了很大的損失。

——乳臭未乾的孩子，——有人在後邊叫道，——不想做一些正經的事情，而只破壞我們國家的產業……渾蛋！……

——將決議記錄下來！——經理說。

『因為在工作中，在必要時，不能遽行拋開一些技術的語言，所以我們以為文化部所應用的方法太超過了時代，太不健全，而且對於工人的自感和產業的生產率有不良的影響。』文化部所應用的是什麼方法，我們在記錄簿子上不提起來。這樣好嗎？



——這樣好極了！明天我們將生產率增加到一百之一百五十！——大家都這樣叫着說。

年長的大師傅向文化部主任轉過臉來，望一望他，將袖子捲一捲，說道，

——呵，上帝保佑，不再被罰什麼金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06378

B37

8000

126  
117  
191

25

